因寄軒文初集

因寄軒文初集卷四

上元管　同異之著

擬言風俗書

臣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人尙忠其敝爲野殷人尙敬其敝爲鬼周人尙文其敝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巳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蓋有歷歷不爽者我淸之興承明之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

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淸議今

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
爲俗官橫而士驕
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
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姧閭巷之俠而朝宁學校之間安且靜
也然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
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
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
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
臣觀
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愼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
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淸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
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自秦人魏晉

奚原諸君皆坐不知矯前敝
國家之於明則鑒其末流而矯之稍過正矣是以成爲今之風
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尙衆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
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爲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
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嗟夫風俗之所以關乎治亂者其故何
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漠也風俗正然後倫理
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
則皆能死其長而無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
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旣散法營私無
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
足以云哉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
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

誘脅之遂相從而唯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以爲迂矣彼以爲教化之興豈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謂不然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遠不可言臣請以漢論之昔者漢承秦敝其爲俗也貪利而冒耻賈誼所云孳子耆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賈人重禁贓吏遂不久而西漢之治成其後中更莽禍其爲俗也又重死而輕節光武者重敬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爲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爲東漢之治由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爲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枚舉而徹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唯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

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敬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
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則
莫若開諫爭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災務國用不足故競言生財
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卽無益之舉耳近者
皇上憂念庶務菲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臣竊以古較今則猶
多可省漢貢禹有言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
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
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卽大位嘗命臣民幸得上書矣既而言無可采遂 切
罷去夫言無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
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日
者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乎政令者

上自
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聽愈直者愈加之榮而
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
不好諛則勁直敢為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
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
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
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為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
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囂囂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
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風俗者上之所為也有其美而
不能自持故自古無不衰之國周漢是也有其敝而力能自變
則國雖傾覆而可以中興東漢是也今者繼世相承則舉而變
之事易而功倍矣此當今之首務也

擬籌積貯書 嘉慶二十三年代人作

臣聞京師者天下之大本積貯者國家之大務今海內飛芻輓粟歲至京師意京倉所積穀多備數十年少亦宜支數歲而以臣所聞不過僅支一歲而止臣甚駭之記曰國無六年之畜曰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以

國家之全盛積貯止此設不幸東南有水旱漕不克繼或淮徐兗濟之閒有大盜如王倫者阻於途俾不得達或畿輔倉卒有事用穀倍常時三者有一焉雖有研桑不知計所從出矣且夫一州一縣之大倉庫空虛則事至而無以辦況於煌煌

帝都

宗廟

乘輿之所在者乎以

國家之威

皇上之仁聖曩所云三患固萬萬不當有然而思患豫防勢之所及也患既至而後爲之所勢之所不及也此臣之所以大憂也臣竊惟

國家富强本踰前代當乾隆中歲京倉之粟陳陳相因以數計之蓋可支二十餘歲乾隆之去今時既未遠加以數十年內未闕一州未損一縣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備二十歲而有餘今則僅支一年而不足論者皆謂邇年以來苗賊迭起水旱閒作

高宗皇帝屢施豁免之恩

皇上數沛停徵之惠坐是積貯虧缺不能復舊臣以爲是固然矣而抑猶未盡伏查京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兵糧二者去逋諸

不過十分之六其一養工匠歲賜之粟名曰匠米匠米在當時去京倉百分之一今則人數百倍於前而米去京倉十分之一矣其一

國初定鼎宗臣封親王者六曰豫睿禮鄭肅莊封郡王者二曰順承克勤

世宗皇帝之弟封親王者一曰怡賢此九王者皆世襲罔替七親王之世子世封親王其他子則封公公之子封鎮國將軍二郡王之世子世封郡王其他子亦封鎮國將軍凡鎮國將軍之子封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之子封奉國將軍奉國將軍之子封奉恩將軍凡俸親王萬斛郡王五千公一千以次降合而名曰恩米夫九王之初封其子孫不過數人後則愈衍愈衆至於今枝繁葉盛蓋其人已數倍於前矣而

國家封爵賜米必一一如其人數是以
國初恩米去京倉不過百分之一今則不啻十之三四矣以通
漕十分官俸兵糧去其六匠米去其一恩米去其三四是故一
歲之漕僅敷一歲之用漕一不足則必抽舊積舊者日絀而新
者無贏然則京倉之粟日減日虛二十年而大變於前者無足
怪也夫
國家之大所賴以辦事者官所賴以捍患者兵官俸兵糧勢不
可減而我
朝於滿兵盡人而養之自乾隆時論者已憂焉無善計耳至於
工匠則事不同矣經曰既廩稱事又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然則古之工匠食稱其事初無虛養之時今之匠役無事而食
者蓋過衆焉今日計莫若裁汰散遣僅留其魁若干人俟有興

差然後及時召募計其工而賜之食如此則下無游食之民上無虛廩之賜而所謂匠米者可以復減如前矣九王之子孫爵祿豐厚此自

國家追念前勳恩德至渥然臣聞之親親有殺尊賢有等以人臣之嗣世同

皇昆弟

皇子之封其酬勳已至極而其他子孫又人人食王公之祿則待之毋乃過優乎

國家享祚億萬年諸王子孫日衆海內物力必有不給之時人臣與國同休戚

主上置之而私室豐盈諸王之靈抑恐未安於地下也爲今日計爵則仍之祿則減之彼其人果才賢自可爲國當官別受在

官之俸而愚不肖者不得濫叨厚賜如此則宗室皆知奮勵而
所謂恩米者可以復減如前矣夫匠米恩米復減如前則京倉
所積歲已有餘以數計之盡三年則可餘一年之食九年則可
餘三年之食然則不出十年而京倉之積貯已多矣論者或謂
匠米可減也減恩米恐非
聖世所宜行臣請有以折之昔周之初大封同姓而武王昆弟
五叔乃無官列其子孫豈容不辨別賢否而概以王公之祿乎
之宋相王安石議減宗室恩例宗室伺其出羣譁馬首安石厲
聲斥曰祖宗親盡則祧何況賢輩諸人遂無辭而退至哉言乎
不可以人廢也臣愚以爲此事也行有五利焉京師積穀有餘
一利也匠民散於民間畿輔穀賤二利也諸王子孫不驕惰三
利也積穀有餘則徑可停運一二年而用其閒以大治河工四

利也祈丁但予坐糧則所云幇費者省而州縣之虧空可彌矣

五利也變一事而與五利補救之謀無加於此若夫興水利議

屯田裁減滿兵糧額事體重大非旦夕所可行臣今未敢議焉

因寄軒文初集卷五

上元管　同異之著

周文忠公集序

周文忠公諱鳳翔字儀伯仕明爲左諭德翰林侍讀莊烈帝之難殉國而死大節與倪范諸公互相輝映云初李賊陷京師公未知帝所在急走至殿前見賊受諸降臣朝賀大哭趨出遁東華門得帝殯拜伏哭成禮然後歸寓作書別父母及兩弟又爲書以訓其子慷慨賦詩投繯而絕嗟夫仗義捐生之士自古則之蓋有出於一時之奮激者矣至若倉猝急遽命在晷刻而執禮盡慮處置不少遺其視死生直不啻飲食寢興之常事如公者何以克然哉彼無他忠孝之性根於生學問之功積於素從容詳盡而無所難也既吾考公生平又不惟以死節著始公爲

東宮講官嘗召對平臺陳殄寇策已而軍需事急朝臣議稅間架錢公爭以謂事至此宜急收人心不可奪民財搖國勢帝雖悚聽其言竟不能用世皆以明亾爲不幸觀於此然後知莊烈之必宜亾也人君之德莫大乎納諫與愛民彼雖貧匱已甚菑害日興而天子節儉慈仁采納正言固民心而不失萬乘之尊安有遽亾其國者也莊烈於公等恤民之謀不能一用加賦於疲農括財於富室用小人促嘗吸汁之謀天怒人怨寇藉爲資身死而國亾不可復救事有由矣書不云乎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經國之謀誠無加於哲惠也哉公之生也嘗自刊其文集見於倪文貞公覆公之札而板失傳其後百數十年公之族孫丹徒令君裒輯遺詩文得若干篇刊行於世而屬予序之予既歎公之忠與公之識而並慼於明亾時謀國之

不藏也爲斯文以弁其首若夫公之他行及其文辭之工不讀是集者自知之而皆非所以論公之大也乎故不復云

槍經序

淮安學博周保緒棄官歸吳日肆力於經綸之學考治亂究興衰暇則游心於武藝於是以其所受於人之槍法著經十篇以傳世昔者先王旣偃武修文而弓劒五兵之屬率聽其民之佩習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秦兼天下折鋒刃銷甲兵違令收藏者有罪循習至後世其禁尤嚴自非軍人有莫得而執習者矣古之時聽民習兵底滅亾而無匹夫羣起之禍秦人反其令二世之後而閭左謫戍之徒耰鋤棘矜壹倡而亾其天下今夫善防民者亦顧其敎養如何而已舍敎養而防以法禁如秦人者其所見與兒童何異兵

者國之大事而五兵之屬三軍之所宜素習者也兵不完利與空手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而自秦以來非軍人莫得習兵而爲軍人者則又畏懦蹴踏執干戈而不知何以用則何怪乎小値寇讐蛾伏豕奔相繼而識者皆謂兵之不足恃以爲安哉保緒嘗言五兵之用近莫利於槍而遠莫加於弓矢其著是經蓋欲士大夫兼明武藝而推其法以教天下之衆人其與世之談劍術言拳勇者猶麃巢也予與保緒游時保緒此經始屬藁今別一年計其書當已成就乃以予所素論者爲之序以貽焉

舅氏鄒君詩稿序

鄒君同之舅氏也少入學慕司馬相如之爲人跌蕩不拘小節中歲客湖北値寇亂佐戎帥有功勳當得六品官不就晚乃益困隱居江寧之南鄉去城十里不復與戚友往來戚友亦鮮相

過問者獨南鄉田父數人稍稍知敬君以事就問而舍是門無人蹟云同以甥故歲時必謁君見所居老屋數椽壓土滲漏外則竹樹蒙閉邱墓環焉每日落人靜山風怒號燐飛鬼嘯意怛然謂非人所居而君隱其閒作字賦詩常充然有自得之色意甚疑之憶嘗同之生君年已四十矣不復知其少時之事然猶及見君服鮮衣從俊僕彈絲吹竹酒酣耳熱自述少年京洛之游以明得意今雖忽忽三十年追憶昔狀恍如昨日豈意君之至是也哉然君少以文學爲賢王鉅公知賞使其終就場屋固當登科第而當其從事幕府著績戎馬之場比牒並名者已皆顯貴君皆不顧獨晏然處此窮鄉中非有得而能如是與君年已七十頹然老矣取其詩命同論定同之識既不足以知君而於詩又非所深解也略述君之生平以爲詩稿序焉嘉慶二十

年五月二日外甥管同謹序

嚴小秋詩詞集序

同年十四五家於城西先夫人延族兄雲莊教以文學於時族兄有友數人曰方岳許莊袁蔡而嚴君小秋往來爲密君軀幹不踰中人紆步緩言面譪然多善氣閒數日輒一至吾家與族兄商搉文辭閒以談笑同時甚幼未知爲文辭然私喜侍旁竊聽其議論其後遷居城東族兄去吾家而諸友皆不至自是不甚見君獨時聞君詩詞日進爲簡齋夢樓諸先生所賞識云嘉慶二十二年秋九月江寧聯司馬璧招海內知名之士二十餘人結詩會於盋山同與嚴君皆與其會因得相聚談者竟日君見同訝其蚤衰席閒數視其髮是歲也同蓋已三十有八矣嗟夫年十四五侍君於師長之旁吾兒童君前輩也今吾年且四

十鬢髮皓然是固蚤衰而君豈不更老矣夫曩時族兄有友數人今詢之惟袁得縣令蔡以庶常改部郎自方岳許莊諸君皆困於諸生岳尤窮急而如君者雖其詩詞日進顧亦屢試屢蹶行數千里而卒無遇合以歸也信夫文人少達而多窮可慨也已然自與君相會於蚤山而往來遂密又三年君遂以詩詞屬序於同同於詩詞知之既淺且君之作爲簡齋夢樓諸先生所賞識則亦何俟同言而言之豈足以重君哉書其離合之踪以紀吾兩人之感慨其可也

庚辰雜記序

由百年之後舍故老傳聞說高曾時事懸揣臆決自以爲得眞親族鄉鄰未有不聚而譁笑者已而說古經者獨異於此堯舜之書五千年以上書也次其時世則春秋戰國爲近兩漢唐宋

爲遠然以說經言之則戰國已異於春秋唐宋復異於兩漢今雖不因後人之說遂廢前人而終不謂春秋兩漢盡得其眞而戰國唐宋之後出無稽而不足據則說經而必循舊說非通儒也蓋經者理也理者心也人之心豈能强合乎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不韙而必求吾見之所安其說經也亦若是則已矣吾鄉王小石先生出所作庚辰雜記一帙以示予蓋所論者不出虞書其言堯舜閒事雖孟子有不信讀者駭焉予以爲是無足駭也湯武弑君孟子以爲非弑武成明言血流漂杵孟子以爲不然孟子讀尚書而有時乖世立教則不循尚書之文然則讀孟子而不循孟子是爲善尊孟子者矣惜乎尚書具存而世終無孟子其人者遇先生而與面定是非也是則讀是書之不幸也夫

送李理問序

大吏自古有參佐獨布政使司之理問古無其官而其職六品比府通判視經歷司獄爲稍尊由其官轉丞倅至郡守其勢爲稍易蓋雖參佐而亦榮矣哉然吾聞古之人不得志於朝則仕於郡將使府爲長官者必待之以禮爲參佐者必盡心於其職上無淩下之心下無阿上之意由是入仕於朝顯功名者相望是其官固猶可爲矣今則參佐體統輕於屬吏府州縣之於司道也職雖卑猶得稍行其意至若理問諸官則一惟大吏之從旦夕束冠帶立大吏門下閽者呼曰入則謹趨而入屏氣鞠躬受意指而退漫不敢有所建白是果諸官之輕於官耶抑亦古今人行不相及也滇南李君緣槎候補陝西理問君於同丈人行也而同客河南甚相契頃常爲同言士苟登仕籍當爲一二

節卓卓可傳誦事若使終身靡然從諸俗吏後卽榮達何足言噫君之志古人之志也而君今之官則未足以行君之志也雖然必如是說則古之仕於郡將使府者卽不當復有傳人士亦自顧所樹立者何如豈古與今眞爲異世乎哉君行矣人皆以郡守司道爲君不日所遷擢同則謂君必大有造於今官然後擢爲郡守司道始與爲足見君才而君頃與同言者乃大驗也

送姚石甫序

吾師姚先生爲予言桐城之士曰方植之劉明東予首識明東與一見論尙書還別去而植之來江寧與之游特久植之因爲予言吾鄉之士不止明東已也有左匡叔者子苟見必敬之不一年匡叔至明東之爲人吾未能知之其文辭飄忽而多奇吾見而愛之矣植之意欲窮理盡性阨於窮而不能自振也抑彼

可云有志者與至於匡叔則吾嘗稱曰忠信天之生才也不偶其生異才也尤不偶桐城一縣數十年吾求其才而得者如是則安知天下之必無才哉患在不求而用故也才何由出雖然如吾師及三君彼其才誠未易見其諸師友淵源之有漸者乎抑濳霍司空長江之流靈秀雄奇鍾於是而不可多得者乎及今姚石甫來乃知又有姚石甫接其人爽而直讀其書辨博而馳騁甚矣桐城之多才也然石甫殊不自足而慊然求益於吾儕吾儕之陋奚能益石甫哉孟子曰友一鄉之善士又曰思友天下之善士猶不足故尙友古之人守匡叔之忠信窮植之之性理兼明東之文辭廓而大之精而深之雖學至吾師猶不止吾之益石甫者如是石甫爲予言吾鄉同志有十人今之存者五人而已四人者植之明東匡叔石甫也其一人者又何人也

吾願因石甫以見之

送聯司馬序

賢相之孫名卿之子連娟　天室年二十而官登五品文翰之美輝映乎當時聽訟折獄之才雖老吏自以爲莫及世有人如聯君其亦可以無恨矣然而中路一蹶不可復起鬱鬱不得志引疾以歸知君者咨嗟慨惜固其宜哉自愚觀之則獨謂不然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然後作金玉弗琢鎔不爲器也松柏弗劖於斧斤不爲材也以君所負高出於衆人衆人進而君獨退若難曉矣庸詎知天之厚薄衆人耶庸詎知天之匪特厚君耶進於位者未始不爲退退於位者未始不爲進進退之權天與己實操焉而他人不能與君行矣其勉哉以忠爲基以信爲輔謹度而行謹慮而語亨也匪甘困也匪若比及三年

吾送君於江浙

上元管　同異之著

與友人論文書

垂示古文三篇比前稍進然終孱弱無勁氣未得爲佳旣承虛懷相問則固當明言其塗而足下擇焉僕聞文之大原出於天得其備者渾然如太和之元氣偏焉而入於陽與偏焉而入於陰者不可以爲文章之至境然而自周以來雖善文者亦不能無偏僕謂與其偏於陰也則無寧偏於陽何也貴陽而賤陰信剛而絀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爲德者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聖賢論人重剛而不重柔取宏毅而不取巽順夫爲文之道豈異於此乎古來文人陳義吐辭徐婉不失態度歷代多有至若駿桀廉悍稱雄才

而足號爲剛者千百年而後一遇焉耳甚矣陽之足貴也然僕以爲是有天焉有人焉得天之剛世亦無幾其餘必進之以學進之以學者孟子所云以直養而無害是也日蓄吾浩然之氣絕其卑靡過其鄙吝使夫爲體也常宏而其爲用也常毅則一旦隨其所發而至大至剛之槪可以塞乎天地之閒矣如此則學問成而其文亦隨之以至矣取道之原六經其至極也而論其從入之塗則公羊國策賈誼太史公皆深得乎陽剛之美者誠熟復之當必更有所進耳雖然是姑就足下所問論法者言之若論其至則必如前之所陳者舍剛大而言養氣不可以爲養氣也舍養氣而專言爲文不可以言爲文也惟所養有淺深則所就有高下要之必歸於此而後爲得焉足下其不謂然乎敬覆不具

答某君書

惠書教以專治時文俟得科名然後更求實學與哉斯言非僕夙所望於足下者也僕聞古之爲學者或純或駁或廣大淺細要皆内治其身外講明於天下國家之事用則施諸時舍則著諸書而垂於後世未有居庠序誦先王而汲汲然徒爲仕進計者孟子曰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荀子曰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凡人之學有爲而爲則雖正而必見惡於君子又況舍棄一切日用力於熟爛之空言而但以干夫仕進者乎自明以來取士者固專用時文不雜他事然而推立制者之心豈眞以區區時文足爲天下用與抑其於天下士猶將有以取之而姑以時文驗所得與然則爲士而但務時文亦士之自甘卑陋而已固非國家育才官人之本意僕自應鄕試來凡經三黜其於

時文固必不工然使僕但工時文瞢然不知有實學縱由此排金門上玉堂僕則榮矣亦何補於斯世當今天下雖無人專治時文者固不乏又安用增僕一人於其間哉僕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當汲汲求富貴故願足下姑置時文稍留心於實學至於科名蓋有命而不可求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足下所見雖未是承相愛深又安敢以無報幸熟思之

擬與鳳陽守令書

某家居省會側聞江淮守令賢者獨鳳陽諸公心事卓犖不與羣輩等近者北游河洛路出明公宇下竊見桑麻被四野老幼連袂謳吟恍然與鄉所聞合幸甚幸甚顧其間猶有疑者不可不告鳳之為郡為河洛江淮咽喉要地土曠而人眾悉皆強悍剛猛輕死生不循法度又當明初王侯將相半出其鄉里其人

持是自矜詡嘗悍然有跋扈飛揚之志十餘年來鳳臺康氏宿州奸民相繼作亂其人皆鳳人也近者元惡大憝雖絕蹟刁悍之風常不變當某居省會固已微有所聞頃且一一親見之矣經曰除惡務本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守令於百姓不惟辭曲直聽斷於一時其於凶民固當絕其本而防其蔓今明公爲治之道不下古人獨於凶民未聞爲豫防之計非明公智力有所不足亦以爲是不足畏而禍且未發耳天下之憂皆成於不足畏而天下之禍皆蓄於所未發使人人見爲足畏則愚者知防之世豈復有敗事而禍惟不發發則豈復可言哉今鳳之凶民某所親見者纳白刃鞾袴中坐酒肆片言相牾突推案而起拔以從事甚者養巨寇集匪徒稱霸於一鄉官吏畏懊慄縮束手不敢一問若是者皆不得謂爲小患也天下屬極治又得如

明公者數輩落落然參錯一邦爲牧伯此曹子乘堅驅肥鬪雞走狗爲樂一旦小有風塵之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蠭起而雲應者皆是屬也其爲可懼孰大焉昔周武王誥康叔執拘羣飲歸於周予其殺而周禮大司寇有治罷民之刑蓋先王懲凶防亂其重如此夫奉法者守令事也用法而恒得法外意者循吏之爲也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者政之經也伏惟急除惡之思謹滋蔓之戒體康誥周官之義防康氏姦民之起杜斬木揭竿之萌以安良民以全善政鳳人幸甚天下 國家幸甚

答花學博書

某頓首毅齋先生几下倉卒愼陽逆旅高誼久未報輒蒙先施書問慊何可言乃復津津於奉贈之辭欲相從以求益智若爽吾而因馳以求夫水脈者夫豈非古人盛節哉矧明問諄切敢

不報以所知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夫柔也者情之所以蹈和健也者辭之所以取勝養溫柔以爲質積雄健以爲文景星慶雲必無耿耿之光鳳皇鵷鸞必無啾啾之響酌之乎雅以範才養之乎奇以足氣其始也縱其所之其繼也歸其所舍使夫識者觀吾之容肅然無不齊之步聽吾之聲鏗然無不諧之律以是爲詩雖未能與天爲徒哉抑其去於人也則遠矣雖然是特言詩之末節也古之爲詩者其情與古合其作與經通究萬物之情而定以中正極夷險之變而出以和平其爲道也第固於詩者能之乎彼世之人沈酣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可以爲詩而終無與於古作詩者之事由是言之志僅在於爲詩而已則其詩必未足言也蒙先生夙昔高誼今乖問雖年少識薄敢不取所素持者以獻惟鑒不宣

覆康河帥書

某再拜某官執事拜別以還深思嘉誼眷惠手翰相問益增欣
悚頃者黃水泛溢江淮罹害
天子宵衣旰食憂憫元元重簡老臣授之以視河使者之任明
公受
命以來止宿隄上躬親泥塗相度形勢率持畚之徒與同辛苦
訪巖穴之耆民而因以得知舊隄之所在雖古大臣之用心何
以加此某於河工雖不曉其曲折然竊謂河之爲患其至也固
以天災而其防也要以人事夫人之所爲精勑則成荒逸則廢
書稱大禹克勤於邦遂乃祛巨害塞洪原拯九州於溺湛建萬
世之鴻業明公職司董督偉績所樹固已昭然在人耳目朋厥
益淬厲神明屆耄期而不倦獎勸屬吏率之以勤敏綜覈所支

無俾侵軼使夫瀾安隄固永遠無後災則所以上寬
天子南顧之憂而下使江淮之民脫然禍而登安樂其爲福德
又豈某一人之私戴乎哉某已至山東頗幸粗適冒瀆尊嚴統
惟鑒察不宣

上方制軍論平賊事宜書

伏聞
詔諭起公總督直隸公辭職不受而自請率兵以擊賊此既見
公守禮不失而又合古經三年之喪不避金革之義忠孝之道
殆兩得焉同夙荷深知遠征當謁送恐嚴駕已訖不得盡所懷
輒敢以書上乃者狂寇突發三省旬日之閒連破數縣既乃入
京邑犯宮城蹀血
闕庭使皇子躬射賊之勞

聖朝下罪己之詔異哉悖逆狡悍今古所希聞而臣且以爲未
也比聞山東連獲捷勝賊已盡平而直隸河南之閒勢尚猖獗
計公此行必直抵彼路收復失地擊逆賊而勦除之公之任矣
復地勦賊計不容緩然而同所慮者不在乎已與之寇與州縣
之已被賊殘者也

國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長吏之於民不富不敎而聽其饑寒使
其冤抑百姓之深知忠義者蓋已鮮矣天下幸無事畏愼隱忍
無敢先動一旦有變則樂禍而或乘以起而議者皆曰必無是
事彼無他恐觸忌諱而已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
爲是言與夫豈忠臣義士憂國家者之所敢出與同觀賊所近
處山東則曹濟河南則開歸江蘇則徐邳安徽則鳳潁此皆同
所嘗游知其習俗大抵其人椎魯勁悍輕死生而鮮畏刑法天

下極清寧其間不義之徒販私鹽爲巨寇甚者破邑戕官如宿州往年之事一旦有變彼豈能安坐而不動其心乎誠恐賊不速平而此等因之以起則雲合響應之勢成而事難卒辦矣雖然以同度之則賊必速平何也用兵之道疾如雷霆而成大事者務廣其地此古今英雄豪傑所同也狂賊之起也亦黨羽於三省間同日而起則既使吾之聲援不能猝應矣迨得州縣皆委棄而不守則彼之勢無所分力既完而氣益銳矣舉事如此殊可畏惡然而兩月以來賊乃專意京師不過大河一步夫京師重兵不下十萬又懲前事則守備嚴而環衞謹賊雖狡亦何能爲哉昨聞官軍得賊所執旗有彌勒開道等語由是言之則狂賊仍白蓮餘黨假僊佛惑愚氓未嘗有深謀遠略如衆所疑是以舉動如斯耳曩令狂賊渡河而南煽惑他省攻無備之城

則易破而難守處四達之地則易竄而難防今皆不然而倔強大河以北此坐而待誅之勢也然則破賊之計可知也狂賊之數或云十萬或云十餘萬以人言度之蓋至寡亦不下二三萬夫計口食粟人日一升則百人日食一石而萬人當日食百石苟眾至三萬人即日食三百石矣其衣服薪芻諸用稱此有自山東來者或云賊但取倉庫而不擄掠民間彼狂賊日有數百石之需又加之以薪芻衣服今州縣之倉儲庫藏無實久矣彼不取諸民間其蓄積焉得如此之富然則不擄掠者亦暫耳終固未可保也夫賊必擄掠而後生則吾當先絕其生機而後賊乃可滅為今之計陝西山西湖北江南皆當屯兵愼守關隘毋令賊人得竄入而已不必引軍助剿而直隸山東河南州縣與賊毗連者宜令其多設間諜探賊之來則堅壁清野固守其城

以待而三省辦賊之軍各訓練而分爲兩用一用以爲勦兵而其一則專用以爲救兵屯駐要害勿與賊爭鋒而凡州縣有警則率之往救應如狂賊圍濬則卷甲而直趨於濬狂賊圍淇則卷甲而直趨於淇彼州縣之兵雖羸憊不足恃而急得救援則旦夕亦未可卒下然而賊初起時不旋踵而破吾數縣者無救故也夫州縣既可保不破則賊二三萬人日無所得食旬日之間必有自亂之勢矣道路之言或云賊常夜聚爲亂旦則仍散爲平民市薪米使人不知所在誠如是豈官吏乃漫無覺察乎此必好事者之言不足信也彼賊既連破數縣蟻聚蜂屯必藉以爲巢穴吾無以制之故彼四出侵掠初無定在吾既行堅壁清野之法則逼之而使歸一處吾乃以重兵搜而擣之彼掠無所得竄無所逃戰則無可勝之謀退則無可處之地彼衆至十

萬人亦將隨時而撲滅矣昔明末張李之亂有論事者略如是謀而當時不能用領兵者與賊浪戰而已及往年湖北陝西之亂擾攘者七八年間其後卒以堅壁清野而後賊乃平然則破賊之謀固無踰於此策者也所可憂者官貪庸而人心渙散則此策不可成而雲合響應之禍起雖有管樂亦難爲已夫今日之賊不患其聚而患其流今日之兵不難其戰而難其守惟人心固而後守備堅守備堅而後賊勢蹙宜告三省長官急講民事利民者行之害民者去之其官吏之殃民者急罪而罷之此事宜非公所得盡與然

天子之待公爲異數則公於

國家之事宜無不言而何必分乎彼此耶若夫統馭嚴明使所至與民無犯與夫算中制勝出奇之術則固公之所素蓄而無

俟人言者也同夙荷深知不以庸人相待狂瞽之見不敢不陳伏惟容納而采擇之幸甚幸甚

與梅孝廉論離騷書

見示離騷解捧誦經日欣然抃躍同幼好是書廣覽諸注尚愧不能盡曉後乃憤發舍注而專誦本文誦之僅百餘過耳第覺其書辭義顯白始終條理無世所云難曉之處也既又取注以解之則不可曉者仍如故然則是書豈有難曉哉注累之也古今注騷者如王逸洪興祖其用意固已勤矣大要專心名物訓詁置意不求朱子欲求其意者也牽於興賦亦不能盡得至近世若張鳳翼林雲銘輩無足道矣夫注騷者節次不分則言辭多雜言辭多雜則意旨不明是皆讀之不精之故耳而猥謂離騷興寄不一非可言詮豈以史記所云三致意者了之是使屈

子史公交受過矣及見尊解則首能分其節次節次既分則言辭不雜言辭不雜則意旨隨之而皆明雖不敢謂古人之意必當如此而其閒不得古人之意者必已寡矣此解出而諸注固當盡掩也至命同去其近論時文之語同思之殊不必尊解本兼論文多刪之則不暢雖近論時文亦無害也或先於序文中自言其故可耳同纂者亦嘗注解其書其分節幸多與尊意合今呈上望教誨之反初服一節同意不與尊意同求女一節同意分在上在下者巫咸一節同謂巫咸勸屈子畱以求合屈子斥之後所言皆與相應此皆古人所未言不知果有當否至於顧寗人耿介之說則同嘗譏其不明古訓而不知尊解已引用也並望斟酌不一

答侯念勤書

得手書併寄文二篇快慰快慰文都有意思而論韓非說尤當君子之道接人以誠而處事以理彼其機械辯給揣世故如韓非者實足以取禍而殺身耳曩每疑念勤見不及此今及此念勤進矣同比來詩文亦略進否耶寄數篇相為正之餘不一

同梅葛君上方制軍論賑金事書

伏聞賑金尙餘二萬鄉大夫建言請舉而歸諸書院增諸生薪水之資同會蔭竊以為過矣乃者江寧大饑勸富戶捐金助賑其事之難公在局所深見其卒輸至乎十餘萬金也抑所謂幸而集事者也天災流行不可忌諱設不幸復饑殷實之家鑒於前事慳者必固守而不輸黠者必設謀而預脫將何以為策且義士盛舉也必寻之有名而待之有禮以富民助賑之餘益其薪水是待士無異饑民而分以所餘之食也苟為士者遂挾策

來試以冀得此金是自待無異饑民而爭其所餘之食也誠如是其舉豈可謂盛而其人亦何足厚養哉盍告制府以此餘金發典生息擇鄉士大夫謹厚廉潔者掌之數歲之後或仿古法建社倉其造福於江寧者視此大矣同曾蔭開此信來已相戒不復入書院自潔其身於事無補蒙公見待之異是以敢上陳之伏惟下采鄙言與諸公計議念豐稔之無常懲勸形之不易保將類之士氣籌未至之民災而獨造江寧他日之福幸甚幸甚比問尊體遊和春計已痊復敬問不宣

又答念勤書。

得手書知抱疾一月乃愈念甚念甚寄示詩文其佳處在簡潔無腐語而文爲勝顧其中有所不足者念勤亦頗能自知乎夫論詩與古文前人之說已備矣要而言之體不直不可以爲傑

勢大抵不可以爲妍如長江大山千里萬仞而峯巒島嶼層見疊起望之莪然而即之竦然是故養氣必盛而儲思必深思深矣而氣不盛弱焉而已爾氣盛矣而思不深卑焉而已爾今夫爲文一篇其始終必貫以一意此不待能者而後知也然而披文之首而可測其尾讀文之上而便知其下其陳義遣辭縱使明當而欲執以論文章之奇妙遠矣世之爲文者亦皆知文章貴乎奇妙而所爲卒至於弱且卑者何哉讀之不精而臨文時不知迎而距之之說也僕幼爲文章私特謂文貴宏毅具所答友人論文書近乃知文人之心控引天地囊括萬物神機闔闢不知其故乃爲能盡文章之極致而宏毅特其一端耳年長矣人事擾之懼其無所成就念勤之才數倍僕而年始逮僕三之二焉盡心力爲之亦足以不朽也孫君何由知有僕甚愧其意

然僕之詩文殊未足示人必欲見索卽以此書就正其可乎珍重不一

又答念勤書。

寄示說項王一篇念勤之意大抵欲以正道爲拒以閒道奇道爲取聽其言若甚偉然自僕觀之羽雖用此謀恐亦不能滅漢何也帝王之業集衆力然後成羽之於漢非身在行閒卽不勝而當其相距滎陽則雖羽已不能皆勝漢矣設使羽舍滎陽而自將出他道則是曹咎汜水之事也漢且破羽之將乘勝而東卽羽首尾不能自顧矣如使自距滎陽而閒道奇道屬之他人度羽將如曹咎等皆非漢敵雖四出無能爲也夫羽之失在乎不能用人而不在乎出兵之非地當其舍漢而道急圍滎陽使是時終用范增度漢王未必可脫而羽乃聽漢之閒頓疑增而

兵權也何其謬哉高帝之說以為己能用三傑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以是為得失天下之機誠不易之論矣夫用閒出奇兵之妙道然使將不得人又不能料敵而輕師以出於險阻是覆軍禽將之術也吳濞之反其臣田祿伯欲以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吳王會濞不用而終為漢滅自今觀之安知祿伯之必能將兵而不以其軍尋漢乎世皆謂武侯不用魏延之謀不能滅魏吾謂延後終反而司馬仲達尤知兵以終反之將當知兵之敵擅兵而別多他利害徒自損耳鄧艾之事值劉禪之昏庸而姜維無遠慮耳使維拒魏勿闇而豫於陰平別置一軍艾之來吾見匹馬隻輪之不返也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凡君相不能得人與臨敵不知彼己雖奇謀無所濟念勤以為何如

與朱幹臣書

相別三年思念不可勝近聞閣下晉官郎中執法秉公無所撓屈甚慰甚慰而閣諸道路或謂且得御史如其然則同深爲閣下重之蓋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至庶人皆得諫其後乃專設諫官而百寮之敢於言事者猶不禁也今則百寮不復言事而彈劾諫爭之責一歸給事御史夫爲任既專則爲責愈重爲責既重則當識其大小之分輕重之序必實有關於治忽安危實爲國計民生之所繫託者舉而陳之始爲克盡其官而不負朝廷任使之意若夫毛舉利害不及大體雖後之臺諫習此成風矣而恐非賢者之所宜出也閣下剛毅抗直練達世務其在部中已卓卓有本末然則苟爲臺諫必大有異於今人雖然天下之事不可枚舉言之矣而不可行如不言也行之矣而詳[illegible]

於天下國家之事如不行也閣下處今之勢苟爲臺諫其將何以爲言同閭之世事之類由於吏治吏治之壞根於士風士風之衰起於不知教化然而教化云者非空文而無實具之謂也以身訓人是之謂教以身率人是之謂化同鄉者私作議俗一篇以爲當今之風壞於好諛而嗜利夫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而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天下之事夫豈止此然必先舉二端然後人才勃興而法度可以漸講顧不知其言果當否爾今寄上惟采擇焉或謂同子言則近矣然議俗之說責難於君使聽者持子言而得禍則奈何斯言也同竊以爲悖矣古之直言得禍者皆其値主不明而所遭有不幸也當今

天子仁恕恭儉敬天愛民雖草茅之士未嘗親瞻日月之餘光

而不知

聖質然近者伏讀官箴則已窺見

九重勵精之意矣而箴於御史實曰敢諫不阿忠貞常矢然則

今之求言比於懸鞀設鐸可也而論者毛舉利害不及大體是

天子欲人之言而諫官猶不言爾而顧以為言恐得禍毋乃誣

乎無求利之思無好名之見本之以至誠而陳之以愷切持之

以至正而出之以和平雖在中主猶能聽受而況

聖君哉誠恐得禍則又未嘗無以處孟子曰辭尊居卑又曰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慮其難而不居其位可也居其位而稍

孤其職則大不可也同於閣下相契殊深雖齒德相懸而亦近

乎朋友之當責善者矣用敢發其狂言靡所忌諱伏惟留意省

察幸甚幸甚秋聚珍重不一

答孫淵如觀察書

承惠書併尚書注疏數月始讀畢其大要在備列古義而於其說之不安者復辨正而無曲徇之謬斯固舊疏所無而亦惠王諸君之所莫及已至其發明實多人意所不到讀之躍喜篇中以金縢秋大熟下為亳姑之逸文此眞卓見同因之有洪範之說焉洪範三德之章自一曰正直至高明柔克其義止矣而其下忽綴以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之辭於三德何相關涉初讀而甚疑之及後觀韓非子有度篇載先王之法曰臣無或作威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始知此十語乃上皇極章文舊本在無偏無頗之上而編書者亂其次耳皇極一章言人君有錫福之事故承言人臣毋作威福而所當得為者絕偏頗以遵王之義也苟作福焉則作好而不遵王道苟作威焉

則作惡而不遵王路如此連屬其文義致爲通貫知古書本必如此爾及漢後簡編錯失馬鄭輩乃不能曉其解三德遂以訣治人臣爲說夫左氏背竊引尙書剛克明言治性安得以爲治人蓋不悟簡編有悞遂併其本不悞者而亦牵率解之矣尊書駁馬鄭三德極是要當以此說補之書中文義違失處大抵皆抄刻之譌惟臯陶謨九德鄭注恐終不出於康成疏云鄭進言者屬上語耳酒誥多方之帝乙先儒以爲紂父紂父帝乙非無道射天之武乙也泰誓疏中引困學紀聞以周益公爲周密益公恐是周必大此數條須更檢改承惠之本金縢闕第十五頁望補予之不具

答朱幹臣書

去臘辱復書伏悉近祉慶慰慶慰又承不以前言爲繆妄而采

取狂直且使常獻愚蔽之見此既見閣下之虛懷樂善而屈亦俛而自幸幸其不失言而且不失人也近聞果得御史遷擢之榮亦何足賀而以是人而居是職其必將罄攄所懷大有造於斯民斯世已想望風采且欣且冀前論心蹟利鈍兩說誠皆有理顧其中以府志爲比例則恐有未盡府志倉猝成書秉筆者又繁雜非類卽同所分爲今取視每惶赧汗下其致人言非無因也枳句來巢而漏舟浸水小人固好言不樂成人之美要豈無故而然哉夫鄉曲文字之事得失毀譽亦何足論至若居位崇高所爲關繫玆大則其發不可輕而人言不可不畏矣故曰有一人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一時之是非有萬世之是非一人一時之是非賢者不之顧天下萬世之是非君子必之爭彼曰吾心如是而蹟有不論心與蹟豈遽能分乎此竊恐未然

也至於不計利鈍則武侯魏公之所以爲賢此正閣下所當持

而同所殷然仰望於大君子者顧願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而已

馬茳君誠佳士同之學乃未能輔益之愧甚不宣

因寄軒文初集卷七

上元管　同異之著

德州廒神廟碑

惟嘉慶十五年春二月既望山東濟武二府運糧官吏旗丁等
奉醴牽牲致祭於德州水次廒神之廟仰而言曰嗚乎我
國家受天命食萬方薄海之間供億輸將惟虞不及惟山東於
王畿尤密邇每歲仲秋我二府官丁挽粟飛芻會於茲土迺於
河湄即倉以貯時則惟我廒神鑒明德之馨香矢其精禦以佐
我
天子故粟貯之日不患寇盜而亦不畏燥溼由是方船而上入
於京師于以供　玉食于以為官祿于以備民賜于以給軍儲
恢恢乎　御廪之攸需太倉之攸蓄未嘗闕也則亦惟我神實

與相之玆者瞻榱桷賑垣墉大懼摧頹傾圮以作我神羞匪克新之何以昭肸蠁妥神靈以佐我
國家崇德報功之至意僉曰俞哉於是塗丹雘飾几筵築牆修階不數日而工竣謹案舊記廟創於前明失歲月修於神宗萬曆二十六年攷厥神名或曰漢相國酇文終侯蕭公何或曰唐忠州刺史劉公晏也嗚乎二公轉漕於當年以足厥國用茲又殫其精爽陰相我
國家俾無虞匱闕功績崇大宜繼此而廟食於靡窮已旣文於碑又爲迎神送神之辭曰

吉日兮嘉辰穆將愉兮我神盤薦肴兮旣設尊桂酒兮斯陳靈旗飄兮紛翼翼神來降兮厥之側顧何處兮鼠雀倉廒虞兮倉食簫鼓闐兮瑤瑟希神醉飽兮將何之送雲駟兮將擬翔[illegible]

飭令朝

皇畿

恩縣四女祠碑

山東恩縣之西有四女祠焉舊碑云漢景帝時貝州傅清女讀書不嫁以養其親一旦與其親皆得僊飛去世咸詆其無稽然莫能知其所由誤陽湖孫使君督糧山東起癈瞶矇百廢具作閒乃觀邑志披地圖得是祠而正之曰此唐貝州清陽宋廷芬之五女所謂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者也事具唐書后妃傳言貝州則地符言讀書則事合其去一人其以若憲被誅之故乎傳之者謬矣孫公宏博淹雅習知古事千載晦蒙一辨而明於是議者欲毀其像且去其祠孫公復諭於衆曰是無庸吾聞之狄公焚項羽之祠道州毀鼻亭之祀彼皆以淫昏之鬼汙祀

典而敗人心故剗除之今是女也撤其環瑱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情者昔之人深重之吾豈以其無考而除之且官之職在乎便章百姓宣美風俗今茲縣民不祀淫昏而孝女是奉其俗美其風龎伊吾與二三子實嘉賴焉雖然以爲漢則荒矣以爲僊則誕矣吾辨之吾因而存之凡爾縣民自今至於後日其各敦孝弟黜奇衺無稽之言皆勿聽民既喻則相與頌公之化曰我公之明也千載之神其外者能辨之況吾儕乎我公之嘉善也千載之神因其孝而不忍除之況吾儕乎某時客山東獲從公游公令爲之碑遂書其事而繫以文曰

有唐宮人帝曰學士產於茲鄉實彰靑史俗語有訛爰變丹靑班婕之流化爲緹縈緹縈有一今則四之炎劉之閒嚋則志之其志誠誣其行孔嘉有舉莫廢毀祠則那使君之智燭及於幽

使君之仁欲去仍留歷亭縣西歸然舊宮神罔時怨民罔時恫神之報公使君壽考民之報公比戶忠孝

吳越廣陵王墓碑

唐室亾而生民受禍吳越錢武肅王據州十三傳國四世始則稱藩固圉少梁晉戰奪之勞終則納土歸朝無河東江南屠戮之慘其於東南民布德施功甚崇且鉅於時武肅第六子廣陵郡王元璙與其子威顯公文奉相繼爲中吳軍節度使浚溝洫課農桑以爲民利及至忠懿王納國歸宋王家亦舉宗入汴不戀所據使百姓稍罹枹鼓之驚則茲郡大蒙其功德廣陵之薨也以王禮葬吳郡城南宮鄉橫山之原實今蘇州橫山球琳隝內載乎志乘可誣可稽歲久弗修稍以蕪廢石人猶存豐碑就湮嘉慶十五年乃有粵民張姓者竊葬其冢旁近地於是王後

裔錢世述等據圖陳書搆訟經歲幸值司土者有良有司懷賢秉公斷以其地歸諸錢氏若宋世君臣念武肅諸王功德其祖墓在臨安者官爲整修迄今弗壞考茲墓在宋時鐫石山門亦有樵采之禁顧至今始數百歲遘過豪强而我王幾不獲保其塋隧功德同而報施有異此行道者所爲太息也世述等既獲守王墓又徵前事思勒石以垂永久乃屬某文以志之文曰

唐失其鹿中原競逐神器無歸黔首斯墜堂堂異人騆馬錦衣射江潮回蛟龍慴威異人有子爲周泰伯讓弟于邦句吳是宅廣陵既來威顯繼之溝渠浚矣桑麻遂滋九州風腾有巢皆覆時惟吳氓衣稀食肉天眷炎精宗子歸誠朝野異姓民方饁耕王之居吳嘗顧橫山樂哉斯土我欲葬焉豎王之薨爰卜其居玉匣珠襦禮儀則都天水之君表忠既遲王之幽宮亦禁芻牧

遥遥千年時殊事遷輿臺之鬼侵我壖垣昔在召南人懷其樹有愛如王而傷厥墓吏謂流人歸其後昆有不從命女惟大憝球琳之隖鬱然新阡釃酒椎牛更億萬年人亦有言匪私於錢有功德祀視此刻篇

登掃葉樓記

自予歸江寧愛其山川奇勝間嘗與客登石頭歷鍾阜泛舟於後湖南極芙蓉天闕諸峯而北攀燕子磯以俯觀江流之猛壯以為江寧奇勝盡於是矣或有邀予登覽者輒厭倦思舍是而他游而四望有掃葉樓去吾家不一里乃未始一至焉辛酉秋金壇王中子訪予於家語及因相攜以往是樓起於岑山之巔上石秀潔而旁多大樹山風西來落木齊下堆黃疊青豔若綺繡及其上登則近接城市遠挹江島煙邨雲舍沙鳥風颿幽曠

瓌奇畢呈於几席雖鄉之所謂奇勝何以加此凡人之情騖遠而遺近蓋遠則其至必難視之先重雖無得而不暇知矣近則其至必易視之先輕雖有得而亦不暇知矣予之見每自謂差遠流俗顧不知奇境即在半里外至厭倦思欲遠游則其生平行事之類乎是者可勝計哉雖然得王君而予不終誤矣此古人之所以貴益友與

過關山記

滁州之關山上下十五里由南至巓凡八里由北至巓凡七里其巓高峻偪側旁皆削壁峭立下臨深淵置兵守之一夫當關之勢也自中原至江南所經之山定遠曰磨盤江浦曰駱駞嶺與是爲三磨盤周回四十里雖迂折可馬行駱駞嶺特一土岡耳皆不若是山之峻絕自古割據江東拒北來兵水恃長江而陸

以是山爲阨要信其宜矣其巔石上有蹶痕深尺許詢諸士人皆曰關侯馬蹟其上有關廟廟藏刀重八十斤相傳以爲侯所用云關山者古之大峴水經注滁水東經大峴北是也五代後名清流關於壯繆本無與此皆不可信然蹶痕藏刀究不知爲誰蹟當更考之嘉慶九年九月某日夜宿山下記

游龍興寺記

予世家江寧而生於潁州長於鳳陽鳳之龍興寺吾童子時所游也當是時吾先大父官於是郡吾父吾弟皆無恙每暇日輙相攜游是寺歷廊廡觀碑碣或與浮屠談釋氏法興盡而後返予年甚幼知游之爲樂未識天倫相聚之爲樂也自予歸江寧歷十七年北游河南道塗經鳳而外弟王君復相約爲龍興之遊入其戶登其堂幼之所經宛然在目回憶昔時祖父兄弟同

游之槩了不可得嗚乎吾尚忍言游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其一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方予幼時未識此之爲樂省晨昏視顔色稍効犬馬之愚及稍有知存者僅皤然一老母尚不克朝夕侍奔走四方求升斗之養雖天橫降鞠凶而亦予童昏無識自貽終身之悔也爰泣而書之以志吾罪以戒王君且俾後之游者皆惕然以予爲鑒焉龍興寺者古之泉聲寺也其殿宇頗宏敞有花木竹石之勝鳳之古蹟舍是殆無足觀者而予以所感之深則併此有不暇記也悲夫

記潁上張烈女事

張烈女潁上人醫者張統萬孫也許字縣馬氏未嫁而夫死烈女聞輒不食家人諭之萬方終不聽是時統萬外出未歸也其父母知其志堅即泣謂之曰若以節爲兩家光吾今不若奪也

曷姑少食以待若祖之至乎烈女不得已卽飲水一杯覔延數日及統萬歸乃死自聞赴以至死凡絕粒二十餘日其年僅十有七云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未嫁夫亾而爲之守義或死者事不合禮經其論誠當顧嘗思之女之適人猶臣之事君士之交友也士委質而後爲臣古固有未出其身激忠義而捐軀於上者矣士樂羣而後爲友古且有不謀其面感意氣而刎頸於人者矣嗚乎奇節異行根於至性豈區區文辭辨說所能解哉烈女之事在乾隆四十年閒

朝廷既予旌表縉紳先生多爲詩歌詠其事而顧人猶慮其傳之不廣也告於予使爲之記

商邱濟瀆祠記

河南商邱縣有濟瀆祠祠之內去地數丈下流水潛行其勢湍

激相傳爲濟之伏流云民以石板覆之掩以土相戒不可啟啟則女多淫逸惟大旱不得已乃相率白官一開其陰氣鬱勃上達雖旱甚無不立雨汤汜者書禹貢言濟入於河溢爲滎滎水在今滎澤縣自漢成注書已云塞爲平地矣觀此始知濟既過河仍伏流於地下其溢出爲滎者雖塞而伏流者未嘗絕行也蓋濟性勁悍致遠如此宋程大昌者乃謂滎非濟水因濟而溢意疑濟力不能貫河豈不謬哉事不目見耳聞不可臆斷其有無此類是矣然經言濟溢爲滎而今水乃南至商邱不知其水自滎而來耶抑別自曹鄆貫河而南而其流先出於此耶經傳不言不可考要之惟濟伏流則商邱人稱爲濟水固不可謂誣矣嘉慶十一年予客河南觀有司祈雨是祠乃艮驗商邱有濟水古所不言而考水道者亦多未之知故記而載之以示他鄉

之好古者焉

游西陂記

嘉慶十二年四月三日商邱陳燕仲謀陳焯度光招予游宋氏西陂陂自牧仲尙書之沒至於今踰百年矣又嘗値黃河之患所謂芰梁松菴諸名勝無一存者獨近陂巨木數百株蓊然靑葱望之若雲煙帷幕然路人指言曰此宋尙書手植樹也旣入陂至賜書堂晤其主人出王翬石谷所爲六境圖尤展成朱錫鬯諸公題詠在焉折而西有小屋一區供尙書遺像其外則巨石布地如散棊主人曰此艮嶽石也先尙書求以重價而使王翬用畫法壘爲假山其後爲河水所衝敗乃至此云聞其言感歎者久之抵暮皆歸飲於陳氏仲謀度光舉酒屬予曰子曷爲記嗟夫當牧仲尙書以詩文風雅傾動海內一時文士景從響

應賓客園林之勝可謂壯哉今始百年乃令來游者徒慨歎於荒煙蔓草之外蓋富貴固無常矣而文辭亦何裨於是也士亦舍是而圖其大且遠者其可已是爲記

記蠍

管子客商邱見逆旅童子有畜蠍爲戲者問其術曰吾捕得去其尾故彼莫予毒而供吾玩弄耳索觀之其器中畜蠍十數皆甚馴投以食則競集撩之以指駭然紛起竄觀其態若甚畏人者然於是童子大樂笑呼持去客謂管子曰得是術也可以御惡人矣夫蠍之毒在其尾去而畜之彼且仰食於人爲人所戲弄夫天下之惡人虺蜴其心豺狼其性其爲毒豈非是蠍比哉然其人固有異衆之才能濟其凶而爲惡爲君相者能制其毒而用其才彼且畏服以供吾驅使而其惡何由更肆乎昔者孔

明之於魏延高歡之於侯景彼二子皆英雄得是道矣他人則不然慮惡人之難御所用皆庸輭易制之徒國無異才事或非常則莫知所措此其智不且出童子下耶管子曰子言誠辨然吾聞諸士人曰蠍之去尾者更生則雙鉤其毒不可療蓋是童子亦幸而未遭是耳夫惡人者久制於人無所致毒苟再發焉其勢將不可復制魏延服孔明而反楊儀侯景畏高歡而弒梁武世有孔明高歡之智則可不然則楊儀梁武抑可深戒矣堯舜之世放殛四凶皆屏棄遠方終身不齒彼四子者豈獨無異才哉吾竊以為英雄所見不逮聖人也遂書其言以為用人者鑒

記鴿

葉侯之家獲二鴿縛其翅而畜之野狸者知其不能飛也攫而

食其雌雄者怒奮其喙啄狸狸嘷而去不數日復獲一雌焉狸至而又食之然以前被啄故若憚雄不敢近雄因自恃其强不爲備居無何竟爲狸所食管子曰吾覩狸鴿之事有深感焉當夫狸之始至也蓋欲攫鴿雌雄而並食之矣然而力疲於雌又度雄者知必死而致力則權嘷而去以避其鋒兵法所謂窮寇勿追强而避之之說也及其再至非不欲先食雄然而知雄必備而雌無備故先其易而後其難且示雄以若獨食雌者而使之不忌兵法所謂誘之驕之者也至是而雄固已怠矣乘其怠而突取之則計無不得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吁狸所爲恐合於兵法鴿乃游其術中而不悟也吾思鴿之與狸誠爲非敵然雄啄狸狸始未嘗不畏使彼雌雄者倂力相扶以與狸爲難狸雖强何至倂爲所食哉恃一己之强而不知援其

儕類儕類亾而已亦隨之可慨也夫抑吾又思之夫鴿雖小鳥然健而善飛常其懸哨薄雲雖鷙若鷹鸇莫能害而何懼一狸乎以見獲於人而遂不能飛以不能飛而遂爲狸所食然則世之見獲於人者其亦可爲深慮也已

悼亾圖記

妻當愛乎私暱多而嚴正衰妻不當愛乎情義薄而倫理廢然則宜何處曰君子之於人也愛其賢也其人不賢不以妻故徇私而相暱其人誠賢不以妻故引嫌而不親是在其人吾何容心哉且夫其人誠賢當其生斯愛之矣及其死斯念之矣念則憶其音容而形諸文字於是有繪像之圖有悼亾之作以抒其哀而傳其事皆人情也情而合正雖君子無譏焉江寧車君子尊娶方氏不永年乃取其先武子事繪爲一圖綮之以詩文而

屬予爲記覩車君之作其室可謂賢矣昔唐太宗思念長孫皇后而望其陵而魏鄭公因有獻陵之對吾謂以長孫而與竇氏比太宗誠失重輕然而長孫誠賢則帝之思念而望其陵者抑好賢之思而不徒區區私暱比也車君始猶是焉爾嗟乎自天子至於庶人貴賤雖殊好賢之思烏可一日忘於懷抱也哉

寶山記游

寶山縣城臨大海潮汐萬態稱爲奇觀而予初至縣時顧未嘗一出獨夜臥人靜風濤洶洶直逼枕簟魚龍舞嘯其聲形時入夢寐閒意灑然快也夏四月荆谿周保緒自吳中來保緒故好奇與予善是月既望遂相攜觀月於海塘海濤山崩月影銀碎寥闊清寒相對疑非人世境予大樂之不數日又相攜觀日出至則昏暗咫尺不辨第聞濤聲若風雷之驟至須臾天明日乃

出然不遽出也一綫之光低昂隱見久之而後升楚詞曰長太息兮將上不至此烏知其體物之工哉及其大上則斑駮激射大抵與月同而其光侵眸可略觀而不可注視焉後月五日保緒復邀予置酒吳淞臺上午晴風休遠波若鏡南望大洋若有落葉十數浮泛波間者不食頃已皆抵臺下視之皆莫大舟也蘇子瞻記登州之境今乃信之於是保緒爲予言京都及海內事相對慷慨悲歌至日暮乃反寶山者嘉定分縣其對岸縣曰崇明水之出乎兩縣間者實大海之支流而非卽大海也然對岸東西八十里其所見已極爲奇觀由是而迤南鄉所見落葉浮泛處乃爲大海而海與天連不可復辨矣

游南池記

南池荒蕪近千歲自

先皇帝鑾輅東巡特重杜子美詩且嘉忠藎乃
命守臣葺其祠宇廣堂修亭翼棘輪奐表之以
龍章揭之以
天語刷除垢穢呈露清潔而觀游遂爲濟寧最嘉慶十四年秋七月同與洪洞李君江寧方君訪古至其間溽暑初退涼颸乍興菱結實以將熟荷餘華而未隕草樹蒙蘢布列池外於時聆其下則漕舟方過吳歈越吟畢達牆內而瞰其上正見太白樓崒然如飛翬矞鳳鼓兩翼而下覆斯池者於是坐小亭面曲檻商談古今間以詼笑窮半日之歡至將昏乃返昔杜子美不得志於時其客任城日與太白許主簿輩縱情詩酒閒更歷千年而才行乃被
聖朝之褒釆故知士貴自立生前之窮達何論哉惟同與兩君

合非偶不有所作使盛游爲虛是貽園林之愧遂各爲詩而同併記之

抱膝軒記

自明祖都江寍而楊吳城濠圍於城內其水流日就狹及其東至竹橋有水穴城來會古所謂靑谿一曲者也折而南流至柏川橋再會鍾山之水又稍南過大中橋則淮水入東關與相灌注楊吳城濠雖就狹而會是三水半里之間勢猶浩瀚又其地北見雞籠東北見鍾山而東岸率果園菜圃雜植桃杏韭菘之屬山林映帶舟楫往來雖居城中殆無異于郊外予自歸江寍家凡六徙近乃僦宅居是水之西老屋百年塵埃滲漏每暑日激射陰雨連緜蒸坑沾淋顧視無可逃避予居之未嘗不適也獨其屋僅四間自奉母處妻孥置廚爨外了無燕息之所意倘

闕然嘉慶十五年歸自山東始即第二室屏後一楹地葺爲小軒顏曰抱膝借書滿架置榻一張偃仰嘯歌始獲其所然其爲地前近市塵後連闤闠而左則直接鄰家不壁而板凡夫行旅之歌唱婦孺之謔號雞犬之鳴吠嘈雜喧闐殆無時不至而當予神會志得抗聲高誦家人每笑謂其音聒人三者之聲蓋往往爲所掩也昔諸葛武侯隱處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時人問其志但笑而不言予之名軒豈敢以武侯自命蓋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然予既厭薄文辭又不汲汲然志在科舉斗室之間諷書不輟有相問者予將何以答之耶軒既葺居者一年明年予爲人所招不恆在家而其室遂廢然一時之興有不能忘故追而記之柏川橋者與予所居後戶對其前戶所臨街稱名多異或曰其地古屬縣鄉名曰縣鄉營或曰柏川橋北百

餘步外其地爲明之東廠至今猶名曰東廠而此地則明之餉營也是二說者今皆不可考云

餘霞閣記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巋然而復起俗名曰盔山盔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盔山與四松各擅一美焉而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

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矣凡人於事大抵多爲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諰諰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從軍圖記

四川之西番夷以百數其大而悍者曰果羅克其地跨黃河爲堡寨西接昆崙北通青海喜游牧而嫻弓馬緯斯甲諸番皆讋而畏之西藏之僧實名曰喇嘛其尊者號能知來世事自番夷諸大邦古所稱三十六國者其君長率稽首膜拜聽命惟謹雖中國亦禮之藉以羈縻異域云而果羅克獨不之畏嘉慶十三年堪布喇嘛者使其徒達賴入貢

上嘉之賜黄段珊瑚珠玉等物歸出關道果羅克中爲所奪於

是

天子赫然震怒特命四川提督豐紳率師致討而蕭山瀛浦陳君實以鹽場官從參軍事於時十月霜虐風威大漠之間行千里無一人蹟衆皆謂異域苦寒深入非善計公不聽君謂兵法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苦寒彼無備時也力勸諸人從公令參將沈宗文以阻軍且就戮君謂宗文嘍啰宿將宜且貸以收後効軍既行君說豐公曰綽斯甲三雜谷諸番世與果夷讐而能知其道亟撫而收之彼將致死助我成功易矣豐公用其謀卒以土兵五千入果羅克城殲擒其衆番酋大怖頓首謝罪卒獻所奪喇嘛諸物請罷兵焉師還君乃自述從軍始末屬善繪者爲之圖是役也豐公排衆議成大功卓然爲今之名將矣君書生

也年少始仕入戎馬之場乃能識事變諳戎情取助於所讐責功於有罪卒以殲服豪強揚

天威於萬里之外世皆謂書生不足用不足用者則有矣毋亦非所以量如君輩者乎同竊幸觀君之圖而樂爲海內服官者道君事也於是乎書

有懷堂記

吾鄉處士陳君既歿其子鉞乞予銘其墓予爲墓銘盛稱君之孝行而鄉里無閒言蓋處士之孝其他可能也其既喪父母言及輒泣當祭輒號思慕悲哀終其身然後已夫中人之情過時則廢聖人制禮不以中人所不能者強天下而使無情實故制喪以三年爲極者準中人之情而爲之立制也若夫孝子之於親則終身豈有或忘之日哉故孔子曰舜其大孝矣乎五十而

棊始處士日思其親每獨坐輒泫然泣下搆堂以居取小雅詩人之語名曰有懷而題其額處士歿鈺乃將卒題之復乞予爲文以記當處士病時鈺嘗籲天以身求代父既歿事母得其歡家雖貧必日具甘旨不獲則戚然蓋鈺之事親有類於處士其書樞成父志也嗚乎予生八年先君見背終其身常爲無父之人矣老母幸存年踰六十又不能先意承志以求得親歡而困頓饑寒使其親備嘗艱苦斯天地之罪人也鈺其何取於予而欲得其文以爲重也耶昔晉王裒誦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掩卷流涕門人因之爲廢蓼莪之篇鈺居此堂蓋常如詩之所云明發不寐者矣予獨何心而忍爲作記也悲夫

餓鄉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

麥菽牛羊雞豕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揶揄之態無至吾前者儵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蘄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遺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却黔敖嗟來之食翛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

意爲文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子仲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迭作自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中大夫倖主者也此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乎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竊於世久矣將往游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重修浦口城敵臺記 代

浦口在明爲重地洪武初設應天龍虎武德和陽橫海五衛與江浦縣治同處一城其後遷縣治十八里而西而城設三倉與五衛分居如故宏正以後城南壞於江神宗四十五年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實始修之而更築其南與江稍遠凡城爲門者四爲便門者三爲甕城者一爲敵臺及山敵臺者五五臺之中一踞南城夏屋三楹崇翼軒敞勢尤偉壯臺建之後一修於崇禎再修於

皇朝順治然自

皇朝代明五衛廢而三倉亦徙至於今百七十年而城與臺且卒壞矣予嘗觀浦口之地西控歷陽東連瓜步南翼金陵北挹滁水是爲東南形勝之區無庸復論至其城郭背負定山踰乎

巃嵸矗立横列儼如屏扆面則慕府盧龍鍾攔牛首天印三山蜿蜒而來俄起俄伏其下大江出乎右臂虹引馬立愈近愈放既其當前萬頃一白艅艎舳艫往來如織雲騰雷厲直達左臂合而觀之狀若斜帶斯宇內之奇觀不獨東南之美勝已也而一登茲臺則萬象呈於几席之下當明之時留都密邇置衛屯眾倚爲保障今則時異事殊加以海內清平灌燧銷鋒之日久故茲城不爲重地然予聞之設險守國亟乎易象莒恃城惡終以被殃然則當清晏之時爲繕完之計杜戎心而安民命有備無患道於是在嘉慶二十三年予承乏江浦縣事請於上官亟修茲城用工若干用費若干不數月而完好鞏固復當時之舊觀矣而南城敵臺事與城殊例不當糜　國帑議者難焉予以爲滕王之閣無補於洪都岳陽之樓何裨於鄂鎮而唐宋以來

名賢相繼繕理刱茲臺也有兩地之壯觀而實資守禦者乎予
於是捐俸若干大加繕葺工既竣來游者日益衆或曰是不可
以無文予因考築城之由建臺之始江山登臨之快前人與今
繕修營治之事有槩有詳鑱諸壁間以爲斯記

課詩圖記

寶山周次立令君大父曰東阜先生先生中年得危疾而尊甫
先公年甚幼其大母戴夫人日侍湯藥未嘗解帶疾少閒輒呼
子至榻側授以毛詩如是者經年先生疾愈而尊甫之學亦成
其後夫人卒尊甫念母氏之劬勞使畫師羅聘追繪爲圖又其
後令君重裝之徧覓當時名人題詠且寄以示同同聞之古之
婦人憫其夫有惡疾而專慤一精以事之者蔡人之妻是已夫
沒敎子以禮以詩敬姜孟母是已是二者世亦有之若未爲異

也雖然教子者安事也侍疾者危事也一於安則神怡而事易一於危則志壹而事亦無難若夫勞瘁之餘驚憂之際婦職母儀兼盡焉而無少虧闕則非氣之定才之長有不能當之而不亂者矣嗚乎圖繪於乾隆庚子同生之年也念幼時祖父見背承大母母氏之愛授詩書俾有成立於今四十一年矣思斯勤斯育子之閔斯欲報德而昊天罔極俯閱斯圖有能不潸然而流涕者哉嗚乎痛已

因寄軒記

予舊以抱膝名軒且爲之記頗傳於人後數年遷居於故居之北又一年移於其西復闢軒焉爲讀書會友之所軒之所據一院而二屋院廣四席許可稍種藝院北有小門俗客至可閉而勿納屋之爲牖一東一西西窗而東戶風雨寒暑可遷坐而相

避也視前軒爲稍適矣予自藝蘭數十莖外弟陳生惠南陽碧粟老友仰韓爲植月季荼蘼菠草鳳僊之屬春雨既降翠綠盡坼緋紅流香到我几席於是予日居之樂甚吁自予歸江寧遷居者十矣居是里也其遷者三矣每掃一室則外出也恆多而安坐也蓋少庸詎知是軒之必爲久居乎庸詎知是軒之不爲暫居乎暫居焉寄也久居焉亦寄也知其爲寄而寄而樂焉昔人之所謂因也會游京師陳侍御希祖書因寄二字以贈遂以名軒而歸而記之

投械歸農圖記

泗州陳公襲爲海州營參將奉上官令捕販私鹽者其功常稱最一日者率親兵十許持火鎗過古寨驟見販賊數百持械自遁來親兵大懼欲回走是日也東風賊適自東至公命親兵斜

行簣竹間繞出賊後然一虛鎗先發之賊聞聲皆伏地則又然一虛鎗發之如是者三賊以爲鎗悉虛也競起而前則十許鎗者悉滿貯鐵丸臨風而橫發賊殲焉其脫者皆竄山而走蓋公與予相見於江寧親爲予言者如此公在海州捕販私鹽者前後無算賊畏之或投械軍門請爲良民不復出於是好事者繪圖以贈公且形之歌詠嗟夫棄田而販販鹽而蹈死海之民苟無故而爲此則誠可誅哉公爲將官他非所敢問而顧以致民之死者使之畏而返其生儻所謂次莫如猛得子產之遺意者與若夫倉卒之間能行兵法則雖古名將不能過惜夫特遇此曹而其功不能大著也屬予爲文紀是乎記

因寄軒文初集卷八

上元管　同異之著

先大父家傳

公諱霈字晴雲江蘇上元人也祖軾縣學生考嘉穫國子監生兩世皆贈文林郎公生九歲而能文年十八游京師貫順天籍中乾隆甲子科鄉試副榜其後由教習選爲安徽潁上教諭積十八年遷鳳陽教授又六年遷爲四川仁壽知縣而官以終初公在潁時泗州賑水荒公奉檄稽查戶口而知府沈業富議以人數過多欲裁其半公爭之執不聽公與衆抗言曰如是則民且爲亂亂則罪有所歸公能任其咎乎可裁減也業富驚且悟遂發賑一如公所查數泗民無一饑死者嘗賑亳州長官遣吏役數人從事呂吏者中黠而外愚公一見知之曰此姦吏不可

用衆不以爲然也既至州按籍與賑公自爲識記而呂吏不知遂竊其册虛增數十戶公召至指示叱曰若果欺我矣立寻杖逐之歸吏民皆股栗自是無敢舞弊者公之精明綜覈皆是類也亳泗州民德公甚比歲熟各製旗仗以獻號曰淸官旗云及公教授鳳陽而屬縣鳳臺連歲大饑時知府今湖北按察使喬人傑義公之爲遂檄公及屬官數人往賑鳳臺知縣陳某者忌其名行賑康家郵保甲白言康雛子兄弟者故嘗爲偸例不當與賑某頷之雛子怨顧謂其兄曰不與賑矣吾屬且歸耳歸遂各持長槍率家人數十譟而進刺某傷其頭刼賑金遁去當是時衆官行賑他郵者率畏怯中塗而返惟公獨進比入郵饑民洶洶擁道且出惡言公厲聲問曰若等欲反乎抑求賑也皆對曰求賑耳公曰吾始持賑金來而若等擁道使吾不進此其意

豈欲賑哉衆語塞寂然公又曰若知康家兄弟乎今捕得禍及同宗矣若等與其效彼而死孰若得賑而生衆雖桀驁聞公言則立散迄賑畢而歸卒無事明年遷知仁壽未之官而病卒年六十二公少以詩名在京師日所與游者皆一時聞人比壯恢奇多大志旣爲閒官噤不得發居常慨然太息自謂不盡已才云公兄弟三人長諸生大昇次永平知縣敘皆先喪公教養諸從子至成立戚友諸生貧者必竭力周之孺人葉氏贈大夫河南同知如蘭女子一人諱文郁孫一人名同卒之次年以公柩歸里葬江寧傳家山公詩存者濠梁遺集一卷

孫同曰先大父存同甚幼然已克知其行蹟私心識之及公歿後十七年同北游河南道塗經鳳潁見遺民言數事皆與同幼所聞無少異併以先人之故推及於同具食相邀無虛日知公

之毓德多矣惜乎事不盡傳也昔唐李翱爲其皇祖實錄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同雖無翱文而欲傳先人之美則不異是以撮其行蹟爲家傳以求世之大人君子撰次焉

陸鴻傳

陸鴻者江寧王桂芳之僕也桂芳家鳳陽館於宿州鹽賈之家鴻常從嘉慶七年冬宿州民亂殺州官戕害城中吏民甚衆時桂芳與主人皆就寢突聞人聲喧沸急起覘於戶隙則見炬火光中戴白巾持利刃往來呼曰殺殺聲不絕衆知有大變錯愕不能語鴻曰事急矣賊入門不可活請升屋以避之桂芳股栗不能登鴻擁以上樓一日望見賊氣聚州署念城門當無賊遂下屋啟戶而逃鴻踩以繩從比至城則門閉久矣於是相與登

城手縋桂芳先下而已疾躍以從之初桂芳家鳳陽盧鳳道珠隆阿延掌書記至是珠隆阿率衆赴宿州遇於途問亂狀而桂芳素耳聾於人言不能悉鴻急前叩頭粗舉所見聞以對珠隆阿大喜越三日至鳳陽先是桂芳家人聞宿州有亂謂桂芳已罹禍至是相見悲喜既知陸鴻縋城之事泣曰非汝則主人不克全矣是時也珠隆阿入宿州傷而退又數日壽州總兵王壽率兵定亂盡擒爲變者誅之事當在國史予不著著陸鴻傳云

贊曰桂芳之妻予從姑也故予在江寧聞陸鴻事心甚異之後三年至鳳陽不見鴻及來商邱而陸鴻奉其主書以至予視之循謹樸愿與常奴無少異而乃能有宿州之事何與性不同與稍知道與嗟乎使天下爲官者其行皆如鴻則安有遺棄君親而不能爲國効力者乎

施孝女傳

施孝女杭州人隨父寓河南父病革割左股和藥進用力猛而筋傷左手終身短於右者以寸事在乾隆五十年閱其後十餘年管同至河南或以告同曰嗚乎吾叔母也嘗有是告者愕然同曰叔母爲吾從叔文海妻事吾伯祖母金孺人盡婦職孺人病便液污牀席洗滌扶掖未嘗一日懈語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夫求順婦者固亦必於孝女之門而已叔母之事姑子所及知其事親子不及知也以其事姑推其事親子之言其必信遂愕然而爲施孝女傳蓋叔母先吾從叔卒年僅二十餘生一子乳名曰百壽云

王礪可家傳

王君名銑字礪可常州武進人七世祖璽明巡視京營御史崇

禎十七年死闖寇難諡曰節愍子之柯以父蔭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其弟之栻官兵部職方司主事出爲金衢監軍道

大清兵破義烏不屈死後

賜諡曰忠節君則指揮僉事後也幼讀書慕朱明道先生程子爲人自名曰景顥補府學生繼入國子監乃改今名君九試於鄉不得舉後以四庫館謄錄勞得縣丞發陝西權署數縣主簿典史十餘年始咨補華陰縣丞在官不二年而陝西有教匪之亂初教匪起於湖北始僅數百人勢微矣

朝廷命總統將軍督撫諸大官帥兵討賊計其功當旦夕就居無何乃蔓延入川陝數省騷動訖數年然後殲滅盡云君官華陰大吏調守山陽豐陽寨君則糾聚義勇八百餘人勉以忠義且教之戰法不一年其兵皆可用嘉慶二年賊大隊犯陝一由

盧氏入雒南一由鄖陽入武關關中大震是時山陽知縣高擧
曾請調君同守縣城君得檄卽由豐陽入縣城預爲死守計而
以所糾義勇隨大營聽調用義勇遇賊顧爭先出死力値將帥
非其人遂盡殲焉君聞爲建祠山陽南關勒文誌名姓哭而奠
之觀者皆泣下明年君有運餉之役始賊既退君且歸華陰大
吏又調赴洵陽理撫䘏事知縣某者貪酷吏也私約與君分賑
項君駭然曰此何時君安忍言此某恨甚思中君卽薦君以是
役二月十二日君運餉宿鎭安廟溝驛聞賊首高均德率衆至
兵役懼勸君逃君怒叱曰死吾分也逃何爲明日黎明君護餉
出山溝後路突有二賊率衆躍馬來直頓君隊地賊亦下馬持
君手意殆欲君降君奮罵曰我運餉縣丞王銑也汝等負
國家爲叛逆行且誅戮無噍類卽奮左手拔刀砍賊賊大怒猝

君後坡下叢刺之中五十餘槍刲腹割耳鼻死從役李金亦同死焉死後七日知縣蔡濶獲其屍漢中府知府趙洵親含殮事聞敕賜廕卹視他陣亡者有加君祖綸宣學廩生父承恩不仕子韞輝今襲雲騎尉

贊曰君家世居常州奔牛鎮自節愍忠節兩公皆殉明難而君又以死事繼之人皆謂奔牛王氏忠臣家也雖然兩公值國破君亡死何足怪今天下方享太平教匪之起鼠竊狗盜安足置齒牙間而顧使清貞強幹之材用不得施糜身於盜手傷已釀賊禍者誰與不盡君才而置諸死地者又誰與或曰君之生也其父薔夜見節愍公而君幼夢賦詩已有壯士忠魂之語然則士之死於國事者其亦天實爲之而初無關於人事也耶嗚乎是則予所不知也已

張大鵬傳

張大鵬陝西紫陽人子三人曰楚常希賢紹堂孫八人曰應朝應邦應選應達應祿應愷應試應爵惟應朝應邦應選故嘗入學爲諸生自餘諸人皆布衣無爵位而咸篤於忠義嘉慶元年賊犯紫陽洞汝二河是時官軍未集賊勢頗張居民人人惴恐大鵬獨與其子孫出家財募鄉勇八百餘人助有司爲守禦未幾賊掠龍形響水二溝楚常率衆擊之殺三人遂前攻賊寨值山峻霧作中傷而歸後三日賊至大水溝觀音堂地紹堂率衆擊殺賊魁王正稔等六十餘人又三日希賢與賊戰於桃園復殺其魁巫雲富等三十一人當賊之起勢特猛銳雖官兵亦或避其鋒至是連見殺傷意大憤十一月朔遂率其黨數千人蓋擁而至希賢首出逆戰中槍死紹堂率衆據險隘入賊隊中復

爲所殺大鵬氣益奮更率其孫應達應祿應愷應試等持械深入衝突躍呼所殺傷甚衆以衆寡不侔五人皆戰死而應爵亦被傷於是應邦應選走赴陝甘總督宜緜營請軍進剿居無何遂與官軍破賊於米谿十二月應選復自募健勇六百餘人攻賊於五作雲地賊衆殲焉事聞

上嘉奬特命應邦以訓導即選而應選給予訓導職銜是歲也應朝投效四川軍營渡河溺死

上命與大鵬俱入昭忠祠初張氏父子及孫凡十有二人自賊之興戰死者七人溺死者一人傷者二人至是生而全者應邦應選二人而已及明年賊犯紫陽縣城應選復募二百人赴城救援四年五月賊犯西鄉五年十二月賊復至紫陽應選率兵防禦皆有戰功

贊曰當賊亂時皖省士民招鄉鄰結營寨助官軍而殺賊者蓋亦有矣論忠義之尤則未有如紫陽張氏者朱主事桂楨屬予記其事予因為張大鵬傳或疑大鵬身為布衣非有官守之責奈何捐軀糜家率子孫死賊手詩不云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彼有官而全軀畏死者則可議矣若大鵬者胡忍議之也

甘節婦傳

節婦金氏江寧金智洪女年十七歸同縣甘元勳五載而嫠所生惟一女節婦忍死養寡姑立族子文陞為嗣文陞娶婦劉旋卒亦無子節婦守義二十八年年四十八卒當卒時女已適人矣而寡姑猶無恙婦疾革謂其子婦曰吾命將終不能終事而祖姑吾死不瞑目矣歿後五年族人禰遂為請

旌而述其事乞予作傳婦人嫠居守義其事蹟比比相同不必具述節婦所

嫠者家有田僅二十畝能以十畝養寡姑而以十畝入宗祠爲祭祀費夫先王之制卿以下必有圭田而士無田則不祭所以尊祖敬宗繇血食於長久也今豪富之家市買膏腴動連阡陌而罕置祭田何者市田私子孫而祭田必公諸宗族迨其久田入他人而家益困則祖宗之靈有不血食者矣嗟乎棄根本而欲肥枝葉豈可得哉甘節婦者於荼苦困阨中獨能知此義可舉以風今世士大夫矣故樂爲之傳或曰節婦歿後常見形如生時蓋旣死而猶念其姑也其事怪矣不論云

鄒梁圃先生傳

先生諱森字元春別字梁圃同嘗爲從舅墓誌所稱君叔父以舉人爲安東教諭者謂先生也性勤學喜文章厭與人事嘗夜讀書舍後水亭有賊自水潛上由水亭至中閨竊衣走去家人

覺慍謂賊自先生側過寧不聞耶先生曰聞之顧吾時讀書屬有所得苟少輟即失矣失衣重乎抑失吾讀書所得者重乎鄉人至今傳爲美談家失火僅餘屋一楹明日戚友來弔則先生方正襟端坐讀漢賈誼陳政事疏聲琅然達戶外也既爲舉人數會試不第其同舉友多爲京朝顯官而入都未嘗一往候同舉友雅重先生學行度其來或先訪之先生謂人是君既先施禮不可拒亦遂與相對談論及明日他人來則舍館已他遷不可知其所在矣凡戚友必端人始與語非是輒對之閉目欠伸其人自慙不能安而去始

國家以時文取士其意藉以發明經義制甚美也顧士無志多舍古趨時故文體日壞先生常謂經義之名惟明歸有光茅坤差不愧其爲文常以二家爲法論者謂倣古清剛實爲似之然

坐是終身不得第矣晚選安東教諭以毋憂歸年五十二卒子一人名文殊

贊曰竊聞外祖存時鄉之人多敬之者然亦未嘗不笑爲迂也外祖之行不可謂迂人以俗情衡之則見謂迂也宜爾始五六年前江寧重修府志當事者巳采先生學行入文苑傳中矣惜其事略不詳故同更以所知者著爲是傳嗚乎若先生者豈非君子正人孔子所謂古之學者與

節婦駱氏傳

節婦駱氏來安人也淝滁之鄉其民嗇而陋每農畢輒渡江至江寧傭於人爲僕婢其取錢月百數耳春種則歸冬又至不爲恥凡傭婦呼曰嫂室女雖其行不同統呼曰大婦始以室女爲婢於吾姑方氏方氏呼曰駱大云大年十餘力而勤方愛之一

日門晝閟有丐者潛至中庭竊一壺走出大門即急步追奪捽丐踣地上坐其背拳毆之丐負痛號呼市中人皆大笑其後大歸來安嫁爲農者婦未幾而夫死其夫兄利其田數勸之嫁婦固執不從其夫兄竟潛以許人受財幣而婦不知也一夕方獨坐聞有娶婦鼓籥聲至門而止婦大驚遂急戴其夫所遺草冠袖火走舍後娶者入索婦不可得方大譁而舍後積薪火起娶者及鄉鄰羣譁救火不暇復問婦婦既戴草冠如男子狀倉卒雜衆中亦不可辨識竟得乘閒遁走歸其母氏踰明日以狀鳴官官罪夫兄旌節婦婦遂以其田依母氏守義以終

贊曰予年十餘時往來吾姑家數見節婦節婦亦一女傭耳無大異也獨吾姑喜言其毆丐事以爲戲笑及今來安人來述婦事乃如此嗟夫節義者人情所慕而古今多敗於垂成者何哉

智不能定其謀而勇不能成其事也若節婦者其於智勇可謂兼之矣

羅彬文傳

羅彬文上元武生也康熙雍正之閒江南人盛言拳技其尤著名者曰甘鳳池夏靈僧鳳池勇甚而狀恂雅如書生其所爲世盛傳之然多附會不足信靈僧勇亞於鳳池而喜任俠借軀報讐犯法不可悉數善避脫未嘗罹於罪其後江南有陰爲不法事者獲其籍所載數百人然不得主名官逮衆考訊悉受重刑或瘐死牢獄其主名卒不出靈僧慷慨歎曰是事也本於吾無與然吾計生平所殺人蓋不下數十百矣天道好還吾庸得免乎今亦何惜餘生而不以易衆命卽自詣官言此事靈僧所爲無與衆事官不信反覆考訊刺刻無完膚終無異辭獄定竟獨

訴靈僧而數百人皆獲釋彬文者少學於鳳池盡其技嘗日暮獨行山谷中有狼五環而欲噬之彬文手適無兵遂急把一狼後足持以擊四狼四狼與所持皆碎首無一活其勇類如此然彬文斂於鑛僧不與人競人或有犯者輒辭謝退避怯然若無所能狀嘗曰今之習拳者悉以善鬬爲勇夫所貴乎勇者爲人排難解紛抑奸强而扶善弱也必待鬬乎則所爲卑不足道矣吾少時有相約助鬬於報恩寺者吾止之初不聽兩敵相邀各數十百人吾後至解衣四顧無措處遂手抱佛殿大柱離礎數寸以足蹴衣措其空際曰善爲吾守衣是時殿梁格格有聲四壁皆震動衆大駭不敢鬬而散彬文言此時年八十頹然老矣衆疑其妄時天適新雨彬文遂棄杖著屐出行街滑石上往來如飛不傾跌衆乃信之

贊曰予為兒童時讀書里塾見彬文具知其事如此今彬文死十餘年矣孔子不語怪力而太史公書有游俠刺客等傳鳳池顯僧與彬文三人者抑游俠刺客之流歟彬文有勇而未嘗妄用是尤可嘉也予偶憶其人遂以幼所知者著為傳

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管公行狀

公諱幹貞字陽復一字松崖姓管氏先世家濠州南宋時選武進六世祖陽春明禮部侍郎曾祖淑祖棟父景賢皆贈如公官公生五歲而孤母史太夫人手書鑑略以授年十一已能文乾隆丙戌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撰國史甲午乙卯兩科分校順天鄉會試丁酉科主貴州鄉試旋充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改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旋改京畿道御史公為人勁直敢為不徇權要而尤練明於吏事為御史四年奉

命視漕天津奏增北河楊邨撥運官舟以免官雇擾民之患
上命如所請秋轉掌京畿道御史仍巡視西城大學士九卿科
道會議秋讞公所議多由重改輕平反皆得當冬奉
命巡視南漕遷戶科給事中山東江南久旱雖浚運河顧漕舟
仍阻滯公請令有司浚支河以濟運而言裲遷竹絡壩不當分
黃入運俾黃水勢弱壅沙生後患得
旨諭河臣疏浚諸泉其黃水不當分如公議使還面奏駱馬湖
蓄洩之利亦得
旨議行五十一年遷鴻臚寺少卿旋遷通政司參議秋奉
命協理漕運總督事仍兼巡視南漕明年遷光祿寺卿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充文淵閣直閣事又明年奉
命赴山東兗州讞獄五十四年充會試總裁官補授漕運總督

加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公爲漕運七年其陳奏事
宜不可悉數其要者謂旗丁有積年守凍截留交卸借墊之項
困累幾不能出運者今爲籌減逋省浮款以增其行糧月糧又
江西諸幫行糧月糧石折銀七錢不能敷半價所當議增又嘗
請留直隸藩庫借銀十萬先期與長蘆鹽政易寶鹽錢文濟墊
諸幫撥價公之意以謂丁窮則弊生弊生則漕壞故所奏諄諄
以恤丁爲急是爲漕政培本清源之要務世之刻覈者鮮知之
矣始諸省之兌糧也每延至春初所在多逗遛公嚴飭弁丁一
復冬兌冬開之舊制舟過淮關盤查多守候公督運無弊一投
報輒放行無敢留難者每年重運北上公必策馬登岸督催勸
者勞怠者懲雖風雨必親涖以故督漕七年漕舟之行未嘗或
踰限當時議者或疑公苛急不知歸次早則漕卒舟人無若累

而需索之弊自清於公私爲兩利也嘉慶元年奉命申江浙白糧恐運於京倉公詞江南餘米較少持不可被議降級已而奉官初公爲人勁直敢爲不徇權要其爲京畿御史嘗劾左翼稅局濫罰牲斐副指揮馬爲玘改供縱犯且擒治某大僚私人之犯法者及督漕運又因公劾罷督關至是發議與官論者謂大學士和珅實陷之云公既黜寓京師日寫書數行言不與人事嘉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五所著書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夫人某氏子三人適安適儀適羣

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致仕王公行狀

王公諱昶字德甫一字述菴世居江蘇青浦高祖懋忠明末幾社中之一人也曾祖之輔祖瑛父士毅士毅徵蘭而生公故公又自號蘭泉少有才名乾隆十九年舉進士二十三年

上南巡召試取第一名賜內閣中書行走軍機處遷刑部山東司主事擢江西司員外再擢江西司郎中連充纂修及會試同考官三更京察皆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三十三年兩淮鹽使提引事發坐言語不密免當是時緬甸未平故大學士阿文成公總督雲貴奏請以公從未幾阿公觧温公福代爲總督留公軍營中如故三十七年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作亂

上命温公移師征之仍奏以公從會

上復起阿公會勦公又爲阿公軍事凡公在軍中九年奏檄之作多出其手以功除吏部主事擢員外旋擢郎中四十一年金川平奏凱還京師擢鴻臚寺卿仍依前行走軍機處

上召見詢軍營事條對甚悉

上喜命纂平定金川方略即以公充纂修官

上復問曰往者溫福軍營潰亂南路何以獲全軍公對曰以臣所見此副將劉偉劉耀祖及奎林力戰之功也且奎林無他長獨能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感其恩心皆堅定故衆潰而彼獨全軍

上笑曰奎林信有微勞特性情乖戾耳當是時奎林蓋不當上意而公對質直不諱隨如此轉大理寺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為江西按察使是時江西多竊盜公至下令嚴保甲禁惰游不一月而盜戢江西民故善訟族有祠堂蓄貲財為爭訟費公曰祠堂者所以尊祖敬宗敦孝弟而講婣睦奈何用為鬪利藪再若是吾當代若祖父焚之令既下爭訟亦稍清丁母喪歸服闋起為陝西按察使石峯堡回民作亂防禦有功遷雲南布政使調江西入為刑部右侍郎讞法稱平舉奉

命讞獄江南湖北務在潔己奉公杜絕賄賂初公自爲正卿數
以老乞休
上知其才輒不許五十八年公之年已七十矣
上鑒其誠命以原官致仕嘉慶元年
高宗皇帝禪位
今上召公入與千叟宴賜賚有加四年正月
高宗皇帝崩公聞奔赴
上因垂問吏治民情
命繕寫密封以進公具奏其語密世莫得聞公既罷官所餘俸
率以修宗祠置義莊家無餘蓄既而分賠雲南銅鹽虧空乃盡
舉田宅入官然訖不足償當事者知之爲奏請得展限完繳嘉
慶十二年五月七日公感疾知不起口占遺疏授其子遂卒年

八十一公少有才名而性尤好學雖戎馬倥傯書翰午其於書未嘗一日廢漢宋之學皆深究之亦頗覽浮屠家言然不爲所惑文學宋明務在明道釋經非是者不苟作詩兼唐宋諸人之體讀其辭和易而優柔可以見其懷抱也生平愛奬與後進而其心則尤以主持風教爲先嘗其

予告歸里也適蘇州有撻辱諸生之案公遺書學使侃侃責之又常病士習狃敝氣節不立寓書與秦侍郎瀛索東林志欲刊之以爲多士勸論者謂公之風槩不愧爲幾社後人云生平著述甚多已行世者春融堂詩文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綜其餘尚四十餘種藏於家公無子以從弟𡵓之子肇和爲嗣

上元管　同異之著

從舅鄒君墓誌銘

君諱彝字明川當明世宗時御史鄒公應龍疏劾嚴嵩之奸嵩竟以讒死直聲聞天下君其後裔也近世遷江寧數傳而至君祖祖二子長君父曰榕次君叔曰森君叔以舉人爲安東教諭方正能文事載江寧府志則管同之外祖也故同於君稱從舅云君生十餘歲而父遊於蜀其始也閒數歲一歸已而不歸者三十餘年後遂不通書問君念且痛一日謝家人襆被徒步入蜀訪焉至成都不見見其故人告曰尊公去此久矣問以地謝不知君遂渡桔柏踰五漫徒步走七月乃至達州初漢諸葛武侯既卒蜀人哀思如喪父母其裹首多以白謂爲武侯制服

云自漢以來遂相沿不變君至達州適郡民有會事裹白巾者相望俄見一老翁朱纓而至君曰此吾父也已趨前伏地以父呼其人大驚扶掖既相問良然相持大痛不已遂迎以歸盡孝養者十餘年君生平專爲人司會計甚貧困且未嘗深讀書而頗篤於內行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妻柳氏先喪無子合葬江甯傅家山與同祖父墓相鄰近同嘗爲記云吾子孫省墓者當併祭君及外祖教諭公銘曰

猗嗟具氏既孝而恭如何上帝降以鞠凶始毀其家回祿祝融繼而矜獨備於一躬親朋不知但曰君窮行翁名晦識者錫同萬里迎親於蜀之中誰與媲者壽昌朱公人視爲窮天視爲通墜此銘刻毋悲幽宮

皋孝廉方正李君墓誌銘 代

李君名伊晉字逗亭其先山西屯留人十一世祖綱遷於山東之鉅野曾祖嗣沆康熙壬子科舉人祖惟允信陽訓導父其彭歲貢生比數世皆以學行稱貢生初娶畢氏而生君繼娶張氏又娶婁玉氏生子女四人君生七歲而喪母哀毀如成人及其喪父號泣於墓者踰祥而後止事繼母庶母如生母焉愛與母之弟娣如同母者焉鄉里以爲難君初爲縣學附生繼補廩生家甚貧不足於饘粥而視之泊如未嘗事干謁及遇有節孝事如鉅野徐氏定陶周氏者君皆竭力佽佐具題得 旌表人以是尤賢之嘉慶元年

朝廷有孝廉方正之選時寻以兖沂曹道兼攝山東按察使素知李君遂與衆舉之君力辭强而後可至九年六月四日君遽感疾卒於時君年六十八尚未得官也自前世以文辭取天下

士孝廉方正之舉蓋曠典矣舉矣或不能得其人得其人矣復殞喪而不能見其用嗟夫在君子固安於天命而天使所守不獲一施也豈不惜哉君貌蒼古通經學而尤嗜古碑文山左金石志君與修焉妻某氏子一人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鉅野某所之原銘曰

厥曾卻金邑乘傳乃祖司鐸教以宣暨君考腹彌便便三世積績毓君身外如鼎彝中玉溫稱于州閭無閒言膺舉而上宜甚壽遽殞曠爲叫帝閽我銘揭之昭後昆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河道

蘭公墓誌銘　代

蘭公諱第錫字寵章山西吉州蘭邨里人也曾祖雲林祖敦厚父時隆皆諸生不仕後贈如公官公家甚貧值歲饑嘗啜野葛

[illegible][illegible]病疙然力學不倦每自負行囊徒步走八百里肄業晉陽書院乾隆十九年中鄉試舉人大挑二等授鳳臺教諭俸滿保薦擢直隸阜城知縣調定興擢大興旋擢永定河北岸同知補正定府知府丁繼母憂服闋補授湖南岳州府知府簡放江西吉南贛寧道是年丁父憂

上有命俟服闋即使署理永定河道爲道二年遂署河東河道總督公自擢縣令以至爲監司嘗擒巨盜賑窮黎修學校以興文教理訟獄以懲姧民治績煇如矣然公清德尤著聞於天下

高宗皇帝重其清故上下僅十年遂自河廳擢爲河督委任獨深焉乾隆四十八年公初履任奏請挑河南青龍岡開山東民間以滋田畝五十年十月請修豫省黃河兩岸隄明年八月浚微山湖明年五月實授河東總督六月睢州下汛十三堡隄工漫

溢
上命大學士公阿桂等與公會辦十月堵合五十三年三月公
入覲明年二月調補江南河道總督六月淮南廳周家樓隄工
漫溢十月堵合五十二年
上東巡召公赴山東行在五十六年正月請修黃河大隄自五
十五年至五十九年公在官秋汛恐安瀾工無大患明年二月
公入覲是年豐北廳曲家莊隄工漫溢七月堵合公奏請撫䘏
難民嘉慶元年
今皇帝御極
高宗皇帝重舉千叟宴召公與賜賚有加是年六月豐北廳豐汛
六堡隄工漫溢
上命兩江總督蘇凌阿山東布政使康基田與公會辦明年二

月堵合七月蕭南廳楊家馬路隄工漫溢八月堵合是年冬南
河東河皆大暢挑濬公積勞病深以十二月六日卒於清江官
署年六十二自公為南河總督大小百餘奏
上皆報可每奏安瀾輒蒙議敘晉階爲資政大夫銜爲兵部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官為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級加
十九公久任河工嘗歎今之治河殊非上策愧無遠慮以塞洪
源然而處 國憂民不存私顧故黃運兩水訖公之身雖屢決
而不為巨患嘉慶三年
上諭天下曰蘭某居官廉潔清慎沒後遺産裁踰百金其當賠
工項銀二十萬八千餘兩悉加恩豁免君子於是歎蘭公之精
德重於
先皇而又見知於

今上也公配劉氏

誥封夫人子德滋

恩廕六品京官孫藍桐蔭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州某

所之原銘曰

猗美蘭公揭德振華幼爲辭章其書滿家負笈從師韓嶺儀踞

幾使巡鞏鞭撻儲越懲則劇宂財讓於昆瞻彼蘭郡時謂清門

公執其清爲

帝毗輔

帝曰欽哉汝平水土北河既識遂暨南東九州攸殊臣心則同

古稱洚水浩浩滔天公來治之祝龍如蜓淮海維揚桑蘇苑舒

伊昔微公人其蚤魚宣房既塞萬福斯來乾嘉之際平矣泰階

惟今有人布衾脫粟闕彼後堂乃理絲竹昔公之來一衣不掩軀

今公之歸厥子無穪公不言清人則有云鼓鍾於宮其聲外聞人淸如洫泥則譏之公淸如泉沙莫纇之沙莫纇之彰於
帝思曰惟清臣於赫
皇辭不清匪貞不貞匪臣我勵有位作此刻文

誥封夫人湖南巡撫陸公元配陳夫人墓誌銘 代

夫人姓陳氏江蘇婁縣人故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吳江陸公之元配也始歸陸公猶未得鄉舉及公貴誥封夫人初乾隆甲午壽張奸民王倫作亂時公為山東運河道募民兵千餘教以守禦夫人則日令家僮具羊酒餱糧備犒賞民兵歡呼願効死賊偵知濟寗有備遂不敢復南窺後公為山東布政使與巡撫國泰不相能慨然欲棄官夫人亦力贊成之公以原官再起擢巡撫而遂卒喪過漢口鹾商以萬金為奠

夫人命其子拒之曰汝父在時不受陋規亟爲家訓此何可受乎居無何醝弊事發惟陸公無所染公旣卒家愈貧夫人使其子竭蹶完官項有賻贈者不以入私囊又數年其子得微員始有祿以養親夫人誨之曰官有大小至爲國爲民則無異汝其悉力盡職勿以家爲念嗚乎人皆知陸公廉潔精勤訓子孫以清白觀夫人懿德嘉言如此卓卓人旣歎陸公之賢而又多夫人能內助也夫人考諱克三幼喪母鞠於外氏俞君家故又姓俞氏子二人長恩綬四庫館謄錄生次繩山東單縣主簿夫人享年八十七以嘉慶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卒於山東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吳江某所銘曰

冀之敬仉之遷伊人一身兼兩賢險艱雖備福德全被翟茀戾幽淵我爲子銘倡其先瀧岡後來表厥阡

亡妹壙銘

妹名純先君之次女也先君子女四人長姊次予次亡弟虎又次妹姊與予幼時先大父尙爲官家雖貧飽食煖衣有奴婢任呼使妹生一年先大父卒年三歲先君遂見背幼未嘗一日安樂比長其困苦殆不忍言狀嘉慶二年姊出嫁明年予授學婣黨不獲常歸其在家惟母與妹妹之事母能先意承志每當食母烹飪則妹執薪坐竈下俟飯熟乃起食畢輒手攜鍼線相隨坐閨闥而時出笑言以悅母以是家雖貧而母尙樂焉及今年江寧同知延予教子弟予歸益稀二月某夜忽夢妹雙目白瞪呼之不一應醒而大惡之急走歸歸則妹患痘疹不數日而死其死時正如予夢中所見狀然當妹初病時恐母憂猶日強歡笑又以家貧數戒家人勿市貴藥及其病篤將死進以藥已氣

逆不可受姊與予在旁呼曰吾尚未飯待汝藥而後飯妹遂强咽一匙而氣絕時嘉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也妹之年巳二十矣嗚乎予不孝不弟不能亢其家使母與妹備嘗艱苦又謂妹才德宜配君子議婚久不就卒使其困頓饑寒不克有家以沒予罪大矣而其痛曷有終極也耶妹於禮不可祔祖墓予終不忍置之他所請於族人葬諸繼曾祖母官太孺人墓側歲致祭子姓其勿忘嗚乎痛哉

江寧府督糧同知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世模字範菴一字仰亭貴州黎平府人也曾祖諱垣敕授儒林郎祖諱邦聰考諱廷璧並授奉政大夫君少而友愛推產兄弟不受分而教育其子乾隆丁酉科選拔貢生以州同銜謄錄四庫館書期滿發雲南借補騰越州南甸州判嘉慶八年

大計薦卓異題陞雲州知州烟瘴期滿又借補霑益州知州君
在雲南民愛之有青天之月是時奸民有張輔國者其先江西
人也爲僧曰同金同金生於孟連通猓黑刼民縶官兵禽之用
遁術曳縲絏走歸巡撫永公乃招降賞四品同金往來彝漢閒
益導亂殺官兵大爲邊患君獻策上官謂同金可誘致請身入
猓彝主其事上官不許而其後巡捕官孫策卒以藥酒獲同金
得功賜藍翎人皆奇策之謀而不知其用君計也嘉慶十八年
陞順天治中貧至不能行未之官改擊江寧督糧同知以運木
入京師卒於寓時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年七十有五君
好客輕財嘗爲前任官任金三千爲己負而今登萊總兵劉公
淸同年拔貢君識其人於未達之時資而助之劉公卒爲
國立大功稱名臣宜人陳氏先君卒子三人先諱文灼文炘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貴州某所銘曰
從君而行三千里君言往事掌輒抵渥顏駐目胥繚耳我歸稍
先君則死遺令銘幽不予鄙撥其紛殽掇其肯綮為此辭昭後
嗣

上元管同異之著

臺城賦

鬱鬱金陵依山爲城有城孔厚憑於鍾阜我觀其碑實名曰臺褒眞城下問於居者對曰是本吳國諸孫作宅有馬爲龍建臺於中撫茲蕩蕩劉蕭繼王以禦臨衝堅於崇墉比及梁武朕其暴主遂代齊興茲城是憑三江五湖包絡縈紆自謂金甌永完無虞惟昔聖帝躬行禮義彼昏不知夷鬼是貸於顯明堂龍文鳳聲懼殘以傷黼失其光於昭淸廟血骨腐臟懼殄以暴遂失其貌每歲季冬獄彼鞠凶謂不復生其泣縱橫噫嘻武皇旣慈以祥謂命宜長乃底滅亡蠢茲跛賊始臣北國旣孤其恩惟梁是奔群臣諫曰狼子野心帝無與親旣入我室噬臍何及彼如

卵然翼者惟歎歎思不圖於我何居帝始不從乃允桃蟲及其拚蜂螫果及躬叛軍之起瀾於江汜擐甲麾兵直攻茲城茲城百雉其登如屨烽落鳶飛外援罔來嗚乎梁室疇得疇失遂絶餱糧如彼首陽是豈可不大傷哉予聞而悲之歌曰降黄屋兮禮西佛呼荷荷兮慘以愬罰異數兮可崇彼臺城兮今猶在目

弔鄱陽賦

徧于諸侯兮乃至於梁緬懷往哲兮爰弔鄱陽遭世溷濁兮讒佞高張佩貫銜華兮狴犴罹殃嗚乎天失其情人違其度闒茸者親瓌琦者惡紉佩碔砆棄捐寶璐蕭艾爲香孰蕪蘅杜壇堂燕飛鸞梟在殺驥伏于櫪罷牛然駱故以賢則頭雖白而如新以佞則蓋方傾而如故舉前世而皆然兮何夫子至今而始悟且夫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才高行琦衆流攸譎彼衆女之齲齒

乏交嫉夫蛾眉形吾射之不精非殺羿其何爲沫勢積而漂山蚊聲聚而成雷豗在右而致讒孑孤子其何歸彼世之主方好諛而惡直兮夫孰能深察其是非儻上書而終不悟兮嗟瘓佹其何追蠡曰國皆可干何必曳裾於吳王也去一吳而就一吳亦未知其所處也神龍伏於江海挾霄漢以飛翔就豢龍而求食郇烹醢如牛羊伊昔日之罹殃亦惟君之自取也豫曼辭以鳴哀何不憚夫勤苦也水可釣而山可樵子豈遂無鄉土也就世主以求榮吾竊爲君子不取也亂曰鴻鵠在野任翔飛兮雖有鶿鸕將安施兮戀彼稻粱遭紲羈兮哀鳴嗷嗷悔曷追兮我弔古人我心悲兮明告君子吾將從是以歸兮

悼亢宗賦 并序

予年二十九始舉一子姬傳先生爲命名曰亢宗幼讀書頗聰

慈嘉慶十九年年七歲患痘殤作是賦以悼之

嗟予生之薄祜兮甫九齡而失怙惟同氣之四人兮奉盤匜於晉母何秋陽之杲烈兮九天怨隊以嚴霜弟雄强而妹淑嫕兮蘭摧纖而銷亡鄉庭幃而子立兮恒顧景而憐孤有嫭娟之伯姊兮長又歸夫厥家念中饋之無人兮幸楊黃其入卜曾未煥而車已脂兮嗟形軀受役於口腹始揚鑣於梁苑兮中擊楫於吳江少歸南而偃息兮北又踰乎東蒙昔夏后之乘櫟兮聽呱呱而弗字拯傷兆於龍蛇兮顧私情其可已予割慈而忍愛兮嗟何拔於湛瀊上孤愍於跪乳兮下舐犢之懷懸伊是子之孩提兮顧親長而愛敬世評語以成風兮予固虞其無命及六年而就傅兮遽焠掌於詩書汝之父坐是迍邅兮汝何爲朝捽而夕劬不內儆其精神兮胡始肥而今骨立也卒受病而莫支兮

兮悲其獲不譽失也思夫人之精魄兮存則聚而亾則澌汝一
病而輒欲去兮去悵悵其何之騷人之說兮曰下幽都敦脄血
拇兮其有其無汝膽薄而善驚兮廑息必依乎爾母侶異物其
何堪兮又況目參而首虎豈裨海之旣度兮外更有其八州人
之生僅於赤縣兮其儵也信若拘囚汝旣知夫將去兮又依依
其不舍執予手而告辭兮泣紛綸而雨下嗟夫物與民胞先民
有志子之於吾豈伊獨異頑狂寇之猶天兮都民半夷於金鐵
仰宫闕之深嚴兮鬼啾啾其夜哭寇旣平而哭薦降兮哀鴻徧
於河山紛析骸而敲骨兮又疇得盡其天年念赤子之淪胥兮
心殷憂其未已排閶闔以陳辭兮虎豹當關而莫敢亂曰桼伯
采藥弟君哭兮宣尼夢楹先喪魚兮嗟予薄躬胡德澤兮長夜
思謇宜詠絕兮東門不哭傳蒙莊兮爾乎爾乎毋徒喪爾明兮

商邱縣箴

巖巖商邱實惟宋都相彼星文大火攸臚昔在陶唐君曰閼伯及夏中葉相土是宅惟周之興建宋上公亦越於漢梁邦是崇建武以來世為郡國宋祖龍興乃建歸德赫奕巨鎮臨睢之陽七邑伊持匪侯則王近古清晏無分疆埸乃命賢令握符綰章允矣賢令亦孔之榮衣稅食租於彼專城於何施為以答昇平秉公愛民毋私是營或曰茲縣為豫之魁北連河朔南控江淮無山無陵以遏險阻蹻跖之來伊誰云處噫嘻地利不如人和吾守吾德追恤其他宋偃之亾鵲生兆禍城豈不完一攻而隳君鑒於茲惟仁是思人亦有言守在四夷烈烈唐臣喋血睢陽城豈獨堅百戰何強臣鑒於茲惟忠是申人亦有言守在四鄰衆志維城矧惟古志苟曰不然盍觀舊事猶嗟賢令毋迷其趣

從事司籤敢告僕夫

文昌神像贊 并序

文昌六星各有所主世妄以爲司文事又爲累世爲士夫之說皆妄言也蓋其說始出愚民後遂登祀典而莫爲辨證亦可怪已予客德州有以神像屬題者予因爲作贊云惟帝車次是謂文昌觀象於天如彼戴筐昔舜受命禋於六宗有周槱燎司中亦崇湘纍之歌司命曰少爰及於今乃主煬竈惟神弗歆人又張之曰時克幻代履隆基俗士不明復曰文府奎壁之權斗魁則主凡茲譎誕神罔攸知歸神文昌我神則怡神歸伊何制於中央枕參攜龍有奕其光執將之權操帝之祿爾忱孔亶降爾多福神遊於天神像在堂凡民好德無敢怠荒

胡君像贊

有美胡生辱與予游示我遺容乃考之休鶴鳴九皐翔彼中央
四鳳于從和聲鏘鏘初君貨殖不爲圭朱以財周人漢黨之厨
往歲磽瘠易子覈骨遺者雖生其命已忽嘉君慨起捐貲育嬰
廣堂則成家無瓶罌維時大吏褒君衷丹錫之書文鸞飛蛟蟠
昔聖有志曰少則懷虎方噬人寧㱿其孩伊子之風足振頹俗
出匡我
皇康衢庶復令子不匱丹青是圖考歸妣從有嚴簪裾在召之
德甘棠賦詩我思仁人敬其容儀

臧孝子贊并序

孝子名禮堂武進諸生好學敦行年僅三十卒其兄鏞堂私謚
曰孝學先生述其行求人爲傳誌予爲作贊云
稽古研經文則博矣敦節直行禮則約矣以道其昆亟游濬矣

以療其覡巫窮詘矣嗚乎斯人從孔學矣游夏之徒參以躋矣
彼蒼者天胡大虐矣冉疾顏夭于獨薄矣伊彼哲兄求表祿矣
凡百君子闇其略矣其身雖潛名則爍矣壹惠之榮諡受爵矣
吁嗟兮人不嘗藉矣聞于之風亦孔怍矣

祭王秀才文

嗚乎吾安得駕赤豹而驂文螭兮騰風雨而上昇達號咷於閶闔兮橫涕泗於鈞陳問下民之壽夭兮胡偏頗而不均苟顓頊之過誤兮降巫覡使招魂聆今年兮疫作森奇鬼兮來攖觝十室兮九喪君遂逝兮不若年方壯而未强兮須神清而骨卓慘嚴霜之夏隕兮使夫芳草不秋而先落鬱紛綸之才思兮洵絕類而超羣譬上帝之陰兵候下兮萬國僕而飛奔結雲旗而驅風馬兮羌一日而掃夫千軍人既進與狎處兮又金渾而璐溫

恣詼諧與戲謔兮使咸咸醉於芳醇窮與樂其何輕重兮吾至今而知子之能兮春風燠兮秋月輝朝乎室兮暮乎帷乎臥病兮與君違君無疾兮曷而歸謂君死兮終疑非丹旐兮翻翻送君兮南山貧無助兮隱懷慙欵君紼兮撫君棺心悱惻兮涕汍瀾嗟爲善兮何恃上寡妻兮下孤子烈華髮兮孀親羌誰供兮甘旨地久兮天長伊此恨兮無已嗚乎哀哉尙饗

祭檀默齋明府文

嗚乎自聖不作其傳爲經宋精漢博同炳日星降爲華藻數乃奇零要之質備終藉丹青嗟時之人罔知其故乃詆通儒爲備爲羈紲狗詞章塵壒考據奐首帖耳航游是務有美先生崛起高平鹿鳴五策涉海爲程既仕而躓天脫羈纓鶴逸鴻飛大放其辭先生之書其種數十始取遺經昌明緞絡次及見聞覼縷

以集先生之文其數萬千意在獨造不循古先至其得意汪洋如淵惟今儒林得君已足後世猶榮當時則歷始綰印綬滇南瘴窟得罪長官終塡牢獄痛甚遺黎悲來舊僕遇赦而歸齒危髮禿伊我幼稚聞名有公頃歲相逢於大江東劃然長嘯風回蒼穹奮袂而談天地爲空謂當執贄重仰山崇天不憖遺降君鞠凶吁嗟人生會合非偶已矣何書頌君不朽君身黃泉君名北斗陷君者誰蠅營狗苟嗚乎哀哉尙饗

祭方明府文

嗚乎予方總角其志恢奇比今茹古作爲文辭出示鄉人惟曰乖時其甘其苦嚼則知之猗偉明公宗伯之族我垂其髫君髮則禿顧我文章久注其目是生吾家抗希有續明歸厥舍附書乃來湫湫遂廬璠璵夜開謂予在今實爲龍媒不騰天衢我言

爲給猶陸明公愛予鮮比我方辭鄉而消則死我歸於南孰爲知己撫膺長號自今已矣凡人爲官食祖衣稅厥心不饜猶爲家計君官滇南其金瀰地豎君辭歸有裘則敝兩朋清風今世所無遡矣蒼天其毒泰憮始遭祝融其家爲燼比及將亾有刻盈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敢謂上帝於今則昏積厚流光不必於身惟其不遂以昌子孫盛衰之理自古皆然獨有知心其悲莫闕死不親斂葬不逮棺負君則深夫復何言嗚乎哀哉尚饗

公祭姚姬傳先生文

嗚乎人之名字死而弗彰縱適期頤豈曰修長獨公生則爲師於一時死則爲師於百世是身沒而常不朽而誰謂公亾耋公之於學幼而已嗜耄而靡怠上究孔孟旁恭老莊百氏之書諸家之作皆內咀含其精繃而外沈浸其辭章是以詮經注子合

言遜辭刻峭僻切和適齊莊瀟泊乎若元酒之絪蘊希夷乎若
古琴之抑揚瀏然而來若幽泉之出於深淵摽然而逝若輕雲
之滃於大荒近代文士曰劉曰方及公自桐城再起遂乃軼二
子而繼韓歐陽嗚乎當公年少筮仕官至部郎歷資以進當得
御史而道且大行會有權要欲薦公令出我門下公以故毅然
棄官以去而四十餘年依山澤以徜徉蓋寧使吾才韜晦不見
而不使吾身被汙玷以毫芒然則公於惡人蓋幾乎視若將浼
而繫馬千駟不顧得伯夷伊尹之道焉使天下皆如公難進易
退則貪廉懦立世且平康惜乎一退不起不獲以其身陶風範
俗今之人遂第以文辭相重而百世以下又孰能得公之蘊藏
然海內無賢不肖當公之存考道問業猶知所歸一旦公逝士
於何望竊恐夫畸說閒正詖言汨真而他日之後生小子胥胥

乎無復知文章之奧道德之光嗚乎公於死生視若晝夜雖某等辱知深厚亦豈敢過悲以怛化而撫棺號慟慘戚而不能自已者念老成之彫零殆盡而內有餘傷嗚乎哀哉尙饗

祭趙司馬文 代

嗚乎自我來南知交無數時惟吾兄蓋傾如故裘馬與共室家往來豈伊友朋殆同胚胎我癡而狂動適坎軻罪則自知言者或過詈僕之短悅人之聽悅未必然而吾坐窮泛泛悠悠宜其中傷亦有親故化爲豺狼惟兄爲人高明忠厚覩我以心不隨衆口始自京江郎承刮目五載金陵其交愈篤珠則有纇何傷於珠勿因纖瑕而棄瓊琚翼而覆之剖而白之人欲兵之君力格之拯其屯邅濟其阽危知我鮑子非吾而誰自君遲木于役皇都我餞江皐其涕漣如七十之年五千之路提攜弱孫冒觸

霜露我時隱憂謂君難任君身去矣君容在心渺渺君舟今歲何郡急足忽來開乃凶問思昔送君即茲山麓生行死歸往歌來哭丈夫桑弧生而志雄死於四方是謂令終矧君運木抑爲王事勤官而終在古宜祀滔滔大江天風怒塞去也執手歸也憑棺設祭棺前涕如江水不爲君悲痛無知己嗚乎哀哉尙饗

祭汪君文

嗚乎自世之降仁義爲迂德色許語生於箕鋤庭闈則然矧在道塗彼饑彼溺何與我乎有求救援食簞漿盎手刃色靳深於剝膚伊美汪君產嶶之里大儒有風猶被桑梓少貧而學殫究經史曰士立功不在青紫功由力濟力詘斯止肇牽車牛取資則徙鄉有屢空見君而豐里有餓莩遇君而飽恤嫠字孤日磬所儲卓然大者吾請特書滔滔北江導源自蜀日有溺人下葬

川瀆縋纜而嘷攀檣而哭餘音在崖肉果魚腹吾儕惻惻醵錢以贖力薄如縣空焉蒿目君曰嗟嗞莫大於生人則死矣我皇求羸出其橐裝惟金滿籯公等有志吾襄厥成自君有倡援者相爭援者相爭君財則傾吁嗟如君庶幾義士胡不百年而今亦死君死一身活者千人千人匪君具爲波臣齎被豐玆是爲定理君不旋期以昌孫子嗚乎哀哉尚饗